



ル 5
3285
10





凡 5  
3285  
卷 10

重刊宜興縣志

重刊宜興縣舊志卷之十

藝文志

奏議

文章與道德相表裏或摛藻彤廷或高歌蓬戶均足以  
紹先哲之緒餘展才人之蘊抱宜邑澤媚山輝雲蒸霞  
蔚靡不家傳繡虎人握靈珠矣珊瑚入網美不勝收今  
茲所採特全豹之一斑云爾錄藝文志

請自出俸錢收贖善權寺事奏

唐

李 蟻

臣竊見前件寺在縣南五十里離墨山是齊時建立山上  
有九斗壇頗謂靈異每準赦令祭名山大川即差官致奠  
凡有水旱祈禱無不響應寺內有洞府三所號為乾洞者

昭和十八年  
八月十八日



石室通明處可坐五百餘人稍暗處執炬以入不知深淺  
其中石有鳥獸之形及鹽堆米堆怪異之狀極多洞門直  
下便臨大水洞潺湲宛轉湍瀨實繁於山腹內浸流入小  
水洞小水洞亦是一石室室內水泉無底大旱不竭洞門  
對齋堂廚庫似非人境洞內常有雲氣昇騰云是龍神所  
居之處臣大和中在此習業親見白龍于洞中騰出以爲  
雷雨寺前良田極多皆是此水灌溉時旱水小百姓將水  
車於洞中車水車聲纔發雨卽旋降會昌中毀廢寺宇之  
後爲一河陰院官鍾離簡之所買宣宗卻許修崇佛寺簡  
之便于寺內所居堂前造一逆修墳以絕百姓收贖建立

之路其塋纔成忽見一大赤蛇長數丈據于墳前簡之驚  
悸成疾遂卒於此子息亦固愴寺前良田竟葬簡之於其  
間萬古靈跡今成塋域鄉村痛憤不敢申論往來驚嗟無  
不歎息况簡之男姪家業見居揚州海陵縣松楸亦元在  
彼處只以固護廢寺田產一二兒姪在此今伏遇陛下至  
明至聖凡是墜典已皆舉明今以古蹟靈境恐遊玩喧譁  
居人褻瀆胥蠻無依神祇失所尙令官中收贖復置寺宇  
豈有此靈異古蹟兼是名山大川之藪今爲墓田理交不  
可臣懷此冤憤近三十年倘不遇陛下睿思通幽聖慮徹  
古特降勅命盡許卻收卽難特有論請齊朝梵宇永爲邱



重刊真身聖像記 卷一 二  
墟神仙窟宅終被蕪穢臣今請自出俸錢依元買價收贖  
訪名僧主持教化同力卻造成善權寺其連寺田產收贖  
之後並卻舍入寺家永充供養伏乞聖慈勅下常州差官  
檢勘勒簡之男姪等移旅櫬歸海陵其寺地及林木莊田  
等並重出公驗交付臣勾當軍將待揀定僧徒後施入常  
住其收贖價錢亦請便交付簡之男姪等其寺仍請準近  
勅格度僧住持靈泉勝境因陛下重遂掃灑洞府仙官因  
陛下再獲依據佛刹重興于舊地鐘磬復聞於故山臣既  
沐元澤獲畢素願臣無任踴躍忭荷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伏聽勅旨

咸通八年六月十五日昭義軍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李蟻狀奏中書門下  
牒奉勅李蟻白出俸錢收贖靈跡已有近勅難阻深誠  
宜依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準此處分牒至準敕故  
牒咸通八年六月三十日下

乞晉周孝侯廟額奏

宋無名氏

兩浙運使奏據常州申宜興縣城東南有周將軍孝侯廟  
侯蓋晉平西將軍周處實陽羨人忠義勇烈超冠一時其  
折節除害見危致命與夫執德不回之實載在晉史揭于  
廟碑垂七百年昭然可考其間陰功異跡芘護甚厚雖祈



禳疾癘請禱雨暘威靈感格應若影響宣和間方臘嘯聚其徒傅皋欲侵邑境卽見金甲神人擁兵而出曰我平西將軍也眾遂神馳魂散狼狽竄伏就擒于郡城昨者虜寇猖獗所至殘破毘陵諸邑惟此地獨保無虞潰兵叛將如張琪等睥睨亦久或壓境而不敢入或入境而不敢肆悉謂嘗見將軍衣甲冑執戈矛旌旄亙天震讐營壘眾皆投戈屈膝之不暇靈感狀跡類非一事父老相傳咸有證驗乞賜廟額本司尋委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朱亮功躬親前去宜興詢究上項靈應事跡據朱亮功狀覆實得委實祈禱必應陰靈威烈保明詣實本司再委本司催促糴買

官李澗躬親前去宜興縣覆行按實據李澗申詢究得委實祈禱無不感格有功于民保明詣實本司保明詣實擬合奏請廟額行宮禮部狀準都省批送前事循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狀來兩浙運司保奏到常州府宜興縣周將軍孝侯廟祈禱威靈感格乞賜廟額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指揮敕宜賜英烈廟爲額

乞常州居住表

宋蘇軾

臣向以狂妄得罪伏蒙聖恩賜以餘生處之善地歲月未幾又蒙收錄量移近郡再生之賜萬死難酬臣以家貧累重須至乘船赴安置所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幼

奏議



子喪亡今雖已至揚州而費用竭罄無以出陸又汝州別無產業可以爲生犬馬之憂饑寒爲急竊謂朝廷至仁旣以全其性命必亦憐其失所臣先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特許于常州居住若罪戾之餘稍獲全濟則捐軀論報有死不回臣今來不敢住滯一面前去至南京聽候指揮干犯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于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益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瞽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鬢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辭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于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



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于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旦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于眾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餽粥欲望聖慈許于常州居住又恐罪戾深重未可輕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合追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于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

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于天又無助于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于愛憎孤忠遂陷于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于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于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于君父敢祈神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于冒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

到常州謝表



重刊皇朝通志 卷一 六  
臣軾言先業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  
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  
訖者積累難磨未經洗濯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祇荷寵靈  
惟深感涕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彝向非先帝之至明  
豈有餘生于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投身寄殘骸  
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于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  
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  
此菅蒯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  
思但日陶于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于  
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  
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眾未免求安忽奉俞旨出  
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  
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  
沂沿萬里偶脫命于江湖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  
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于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  
鑿井得漸齒于平民碎首刳肝尙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乞恩請命保守義田奏

明徐溥



臣世居直隸常州府宜興縣本族計若干房耕讀之外無他藝業生息日益貲產日分或至嫁娶失時葬祭愆禮世復一世尤未可知是雖服有遠近皆祖宗一體之分休戚所關自有不能已者先臣琳每與臣言及此輒慨然興歎蓋嘗修祠堂以合族增墓田以供祭顧于周卹之道尙有未備用是欲倣宋臣范仲淹義田故事量撥地畝贍給族人以臣有職於朝特屬臣弟濟經營其事不幸臣父旣沒弟亦早亡因循至今未獲就緒今臣累蒙先帝皇上簡任以至今官祿賜所入實有餘裕臣仰思聖恩追念前訓勉終前議以酬夙懷乃于前年令臣男元相撥地若干畝置

爲義田歲收租稅除辦納常賦外另爲掌管遇有本族婚喪諸費量數分給且斟酌范氏舊規立爲條約期於世守不墜使徐氏子孫永永霑沐恩澤講畫三載始克有成臣竊以區區之計幸而少遂者實惟皇上優渥之賜不然則臣身臣家僅能自給奚暇及人況臣才德遠愧仲淹而遭際寵盛乃實過之臣雖至愚甯不知感故凡政涉彝倫事關風俗者皆悉心畢力以贊皇上德睦九族仁覆天下之治而況私親近族分之所當盡力之所能及者哉但人心難合而易離義事難成而易廢雖田畝已定家規已行然條約不關於部曹數目不藉于郡邑誠恐他日子孫或視



爲度外則鄰有侵而莫知或認爲分內則族有訟而莫止分者肆強取之姦主者滋吝出之弊勢有必然所宜豫處是以昧死上聞另將所置義田頃畝數目冊子二本并條約一紙告送戶部伏望皇上私鑒臣情乞勅該部將臣冊子用印鈐記一本發臣本管府縣當官存照一本并條約給與臣家收執永爲遵守待造黃冊之年另以徐義莊爲名立戶造入本里帶管數內以便關領由帖辦納稅糧若他人侵佔卽與斷理或本分子孫妄欲爭分及各項違阻條約情弊卽與禁治庶幾家法之存永賴國法而祖宗九泉之慰子孫百世之休皆皇上今日之賜也臣不勝懇款祈請之至

戶部覆奏徐義田議

明葉洪

該通政使司連狀據徐元相告將義田條約開單一紙并頃畝數目等項備細冊子一樣二本通送到司按呈到部臣等切惟古者民有定業卿大夫有世祿天下之人皆得以養生送死于是可治禮義修忠信以成治化後世井田墮溝洫又廢富者連阡陌而鄉黨無卓錫之地貴者私妻子而兄弟無餬口之資以致倫理教衰廉恥道喪其爲流弊何可勝言有國者未嘗無養民之法而勢或不周有家者未嘗無合族之心而力或不逮故晏嬰有彰賜之志而



身後無遺范仲淹有活族之規而國典不預載之史策猶  
爲美談今大學士徐溥仰惟君恩追念父訓置爲義田以  
贍宗族立爲條約傳之子孫又慮人心易離義事易廢乃  
乞恩請命欲賴國法以存家法蓋眞見夫教人之道先于  
足食仁民之澤始于親親以欲爲之心乘可爲之力祿賜  
不私于一身而均之羣族規制不止于一世而貽之無窮  
近代以來罕有此事仰惟皇上有睦族之德有覆物之仁  
而輔弼元臣首爲義舉誠可以贊揚造化宣布仁風教化  
所關實非細故合無準其所請本部將其所置義田頃畝  
冊子并所定條約通行印記令公私存照仍立徐義莊戶  
管其後有他人圖賴侵佔者卽與斷理本族爭分沮壞者  
卽行禁治俱下本管有司以官法從事仍令府縣正官親  
詣莊處所集其族人奉宣德意嚴加戒諭俾其永遠遵守  
勿得違越庶爲有益臣等又查得洪武年間該學士解縉  
陳言凡天下之世臣義族皆當旌之復之以爲民表率太  
祖高皇帝特嘉其議今本官族內既有正戶以供差賦義  
莊之戶係是別設合無依倣前議除辦納正糧外其餘差  
役悉與優免使其子孫得專奉祭祀悉力贍給以倡率風  
俗永延恩澤尤足以見朝廷敦尚教化優禮大臣之義其  
於治道亦非小補但恩典出自朝廷伏乞聖明裁處緣係



乞恩請命保守義田及奉欽依戶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宏治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置義田以贍族補于風化便行下本管有司著嚴為防護俾其子孫永遠遵守其義莊戶內差役仍與蠲免

...其於... 天不... 益... 又... 手... 學... 其... 人... 本... 官... 以... 官... 令... 報... 五... 官... 其... 於... 人... 圖... 應... 對... 出... 香... 唱... 興... 潤... 野... 木... 冠... 每... 公... 出... 泉... 水...

藝文志序

浮溪集序

宋孫覲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甯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為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為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崙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為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覲為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為難工繇漢訖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為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



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弊作者眾矣詞句儂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宏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辭章如啗土飭嗜昌歎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摹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衰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觸于中而發于咏歎者必寓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伏喚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前作學士大夫傳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揚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



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

荆南倡和詩序

明馬治

前年余歸養親始住荆南山中荆南者地志云義興俗勁直有荆楚之風故水名荆溪溪之南曰荆南非江漢之間所謂荆南者也常之屬邑四而義興山獨多凡山之羣峯簇出者惟荆南爲然義興故僻而荆南延亘且百里予所寓處距州郭七十里四方賓客苟以事來義興者多止州郭逕去以故荆南雖有佳山水谷巖潭洞之勝多不知使知之亦不暇遊也予雖以邑人久寓于茲而亦未及披

覽去年履道自吳門來與余俱主周氏家周氏好學有賢行得客予二人乃大喜爲屋瀕東西澗以館之置茶具酒杯屬其子弟從之遊蓋今二年之間亦稍稍事搜覽天高氣清則相與登銅官窺玉潭詠頤山晚晴送具區之洪波招天目之遠雲而長興桐川諸山若奔走來會可喜者始啓向者缺遊觀之勝也閒居讀書念親舊別離與夫風泉月林之間載嘯載歌商今古較人事弔吳封禪遺跡思孝侯折節從學之勇不可復見與夫杜牧之之風流蘇長公之英靈則復感歎悲咤嚙嚙不已予與履道意思皆然因合前後所作爲荆南倡和詩若干篇嗟夫子二人者交舊



矣向年與履道居吳門或居無錫其相從之好有之而聚散恆倏忽然非有如今日之多也惟其流離不偶亦豈有如今日之甚也哉蓋前五六年民物尚富康士往來東西州者眾故于登覽不能專宜其于山川之勝反有略而弗顧者今予與履道徒以畱連至此遭時屯阨不能羽翼以飛殆所謂匪鱸匪鮪潛逃于淵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噫士至于此乃得于一邱一壑盡心焉由此觀之則人之有憂患孤苦者未可以爲不幸也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疾疾詩亦然又況重于詩者乎異時年邁志衰皤然兩翁復相遇于山顛水涯開卷一笑則猶藉此以識憂患窮愁之歲月云

忠義集序

危山

夫忠義之在天地間亙萬古而不可泯者何也誠以其事合天理而通乎人心故不特一時重之雖沒世而聞者猶感激奮勵之不已焉晉平西將軍前御史中丞宜興周公爲簪纓世族其生也全義于鄉里效忠于邦家及其沒也朝廷命有司立祠春秋享祀歷代相因迨至國朝益申嚴之每歲土人以四月八日爲公誕辰咸爲興鼓吹迎冕服于廟舉祭賽禮黃童白叟奔走塞途此可見公雖沒而猶致上下崇敬不忘如是也余承乏教是邦每謁公祠而顧



瞻徘徊暇日與邑之鉅族蹇彝沈榮張嘉會邵曙諗及古今名公鉅卿所爲記文詩咏或刻石祠下或流落人間者欲裒成一帙梓行眾皆欣然從之各出私帑以爲公費予旣編集其次第復考其譜系與史傳事蹟仍摹其遺像出處圖各附于前題之曰忠義集凡詩文有散失者又得邑人王文搜取備錄然後達諸邑大夫皆曰可集成僉謂宜有序嗚呼平西公之才之行載在晉史列傳固不必贅惟惜其不幸死于權威梁王彤不援之計至今吳人一談平西者仰天歎其忠義談及梁王者唾地罵其奸雄故往往以後來宋岳武穆王死于奸臣秦檜事擬之事雖有優劣而情則近此人心天理之公亙萬古而不可泯者也雖然表前代之忠義所以勵後代之忠義也後人能以前代忠義爲重則心之所感有在也平西旣死迄今蕩爲飛塵流爲冷風矣而諸君子爲能梓行其集若是其感激奮勵之心爲何如抑是集也傳之四方俾觀者不獨有以知平西公忠義之跡于往昔而又有以見諸君子忠義之心于今時然則宜興風俗之美夫豈有間于古今也哉是爲序

忠節錄序

徐溥

自古忠節之士史必有傳廟必有祀所以表其賢報其功惟恐其人泯沒于世此人心之公也雲南有廟始自國信



使翰林院待制贈學士諡忠文金華王公禕王公死後二  
年有湖廣行省參政前刑部尙書宜興吳公雲繼使其地  
而死則未有祀之者豈惟未有祀之者且未有知之者矣  
予少則聞先君論公使事而心向慕之旣竊祿于朝嘗自  
念公之忠節人當表之報之予豈避鄉里之私而使其名  
不傳哉乃以書告于巡撫雲南都御史王公詔詔以爲已  
責卽爲奏請于朝始得與文忠並祀于廟仍蒙賜廟額曰  
二忠而公且得復贈刑部尙書諡忠節于是公之名始傳  
於今而予數十年向慕之心庶少慰焉公之使事自當載  
國史故李太僕應禎平日尤惓惓于公者又嘗爲傳以表  
公之賢至是予甥翰林編修吳儼復哀其事爲忠節錄錄  
成告予當序其首竊觀公之使事豈直追及古人而已殆  
有過之者蓋當洪武初天下旣定獨雲南以險遠未下高  
皇帝始遣忠文往諭旣被害乃再遣公因有爲朕作陸賈  
之語夫當尉陀自王南越賈爲漢使說之臣服其事固善  
然賈之橐中裝則不少矣未免爲持節之累觀公之能死  
身且不顧使當時雲南遂下餽之金甯受之乎使陀不服  
則賈萬無死之理何也其爲乎身與家者重也是以公死  
後其子黻蒙朝廷賞延之典僅得一太學生至今諸孫僑  
居湖湘貧乏無依視賈之五男子雖若不及然前人之清



風光被多矣此所謂過乎古人者也公既廟食雲南鄉人復祀于先賢祠獨其諸孫可憫尙當治其田廬圖返其故居云

南山十景詩序

王 煥

去宜與東南五十里有山名大潮山以其在縣城之南故又名南山蓋其西自銅棺離墨諸峯蜿蜒東邁至此而轟然隆起秀拔奇偉峻極于天東則偃然伏下瞰重湖而止其山川之秀氣磅礴而鬱積于是焉盛而發洩韓愈氏所謂水土之所產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必有魁奇之士生其間而吾鄉沈氏實居于茲山之麓異時其祖

原澤舉賢良爲代州同知識者謂代州有才德而用之未盡其必有後考榮號松隱處士者不仕懋常甫亦不仕生四子其仲曰暉舉進士甲科歷官南京戶部郎中而懋常甫遂用其初仕恩封戶部主事光顯矣然其存心愈沖淡持身愈清約家雖富厚而志無驕盈無珍奇之玩聲色之奉日惟與文人墨客嘯咏于茂林修竹間意度豁如也其言曰彝幸生居太平之世上沐朝廷之清化下承父祖之遺休退伏田里年逾知命而筋力粗健永祚益隆斯尤幸矣顧何敢自足而不知所慕哉第吾平生所樂者山水所重者詩酒圖史既皆飽取而熟玩之矣而此心常若不足



於是復取旁近山水之尤勝古蹟之猶存者列而爲題名曰南山十景命工圖之各賦詩以著其志而大夫士相與唱和者眾既聯爲大軸以傳世矣間復屬予爲序夫所謂十景者南山其一也去南山十里爲太湖周三萬六千頃禹貢所謂震澤是也涉湖而南爲石蘭渚風土記云其山多產蘭花去蘭山西北十里有溪名菴畫以其兩岸多藤花春時照映水上如畫谿因名泝溪行二里所有山峭拔中一竇嵌空遊者秉燭深入歷百磴閱奇怪萬狀名張公洞洞之南三里有玉女潭唐權德輿稱陽羨佳山水以潭爲首至陸希聲罷相其窮幽極深又獨取頤山蘇長公自黃移汝買田陽羨居蜀山之陽二山皆菴畫溪所經流處巖壑清絕固宜二公所取自唐宋至今數百年其遺址渺乎無存而所謂陸相山房東坡別業者其名猶不泯謂非以人而不以山乎懋常甫居常暇日或泛舟或策杖登山臨水以慨想昔賢之遺風至于遊劇而倦則又仙府僧廬以少憩焉如天申宮在洞側福源寺之在大湖山頂者亦皆擅有奇勝又胡可拘其異教遂棄其地而不取也雖然徒有山水之佳而不遇其人蓋有過之而不顧者而況遊覽之不足而品題之以歸之几席之間畫圖文字之內如懋常甫者也山水之遇乎人而人孕靈于山水吾知郎中君



去是其名位日盛而懋常甫之年德日高則斯景之題咏安得不與山川風韻同垂于不朽哉

善權寺古今錄序

王鏊

宜興善權寺僧方冊哀其寺古今石刻碑文彙次爲十卷以授余曰願有記蓋江南多古刹而善權號最勝靈壇龍洞有怪偉瓌絕之稱寺創於南齊之建元唐會昌中寺毀咸通八年鳳翔節度使李贛奏復之始捐田充常住且條事例榜諸寺此見於唐碑可考者也南唐時所謂九斗壇者效於道流乾德五年復之乾道中撫幹陳宗道舍田三百餘畝其後蔣氏王氏鄭氏畢氏咸舍田焉寺以益贍建

炎元年李忠定公綱重嚴像設咸淳二年大學士李曾伯加宏拓焉此見於宋碑可考者也元至正中寺乃以田爲擾有印禪師者復歸諸氏國朝正統間周文襄公巡撫江南嘗禱雨寺之龍堂有應成化間又得禪師濟川住山寺以復整冊濟川之法嗣也此又見于元國朝之碑可考者也冊近又於寺後所謂國山者得孫氏封禪之碑遂以冠焉又錄古今詩總若干首并附于後自孫氏天策元年迄今宏治甲子千有餘年世變凡幾而山鑿野刻宛然具在其佛殿蓋唐故物也巋然猶存豈真有神物護持者乎將佛之道自能久也孫氏封禪歐陽氏固已論之子獨以咸



通建炎南方蓋多事矣意其日不暇給而政府乃得優游以及于此耶抑以爲福田利益者乎跡碑所載世于茲寺或崇之或毀之或施之或斂之或歸之則佛之興衰自有時乎而世道升降亦因有可考者碑其可少哉冊于是可謂有勞矣予故爲序之若其山水之勝則他日放舟湖上徑叩禪扃細搜靈跡償所願焉

謝邑大夫丁公奏均田賦序

吳仕

予惟爲治之道均爲要曰均者使之得其平之謂也得其平則得所矣其不均之爭者譬之物不得其平者之鳴也其鳴也爲怨爲詈爲鬪且訟焉其又甚爲甲兵之構焉皆不均招之也古之聖王知其然也爲之君長以御之爲之法度以維繫之爲之權衡度量以制其輕重多寡長短之節皆所以均其不均者而使之均也其在大學於家於國于天下而曰齊曰治曰平云者固均之別名耳周禮天官冢宰之職曰均邦國曰均萬民而大司徒均齊天下之政則又有均人焉以均地政地職地守所謂地政田賦之類是已然則均之政其可以已而政之當均者又非財賦焉先乎吾嘗謂禹貢揚州之域其屬五其土均也而吾邑之賦之輸視諸邑倍焉其爲不均也大矣國初以來吏民之奔訴于朝者不知其幾而卒莫之省吾邑之民殫出竭入



俯首以就輸者蓋百五十年于茲饑寒困踣日以益甚嗟  
咨怨憤苦不勝堪我丁侯視篆之初問民所疾苦而有得  
焉乃列于朝我皇上方建皇極以臨天下蕩蕩平平之治  
時其有臻而侯疏適至宸衷爲惻遂下大司徒議可尋又  
下之撫臣下之郡縣議以克協乃省其耗餘若干石而國  
計不虧民痛若失於是邑之耆宿之民懼忤蹈舞戴侯之  
德而爲之歌歌曰我赤立兮孰授我以廣衣衣則有敝兮  
侯之庇我無改爲又歌曰我枵腹兮孰飼我以舖糜糜則  
有竭兮侯之恩我無窮期旣又合而爲之歌曰粟粒衣縷  
兮惟侯之遺匪侯之遺惟天王尸之民旣爲之歌又相率  
赴予俾爲之序以傳雖然天下之不均者豈惟一賦稅哉  
使侯爲司徒則必均齊天下之政如周禮所云又進而秉  
國均焉則又當舉天官冢宰之賦以佐王均邦國而九州  
四海無不均之歎者未必不自今始書以俟之

雙溪詩集序

王慎中

慎中結髮登朝則知有所謂杭雙溪公矣去年秋謫判常  
州訪公於義興之第因拏舟泛東溪訪張公善權二洞由  
西溪泛舟而旋于時山明氣肅霜落水清相與把酒賦詩  
以爲至樂始余以公長者意其倦於杖履之勞然公顧健  
步善升足之所履也無所擇而其移若翔據高臨下憑曠



以望遠指顧揮斥蓋察見秋毫而接乎飛翼之所入其高  
談闊辨扣之而應酌之不竭若鐘發而泉出也予乃歎曰  
公眞所謂仙人耶何其氣厚而神完也夫昔之爲詩者莫  
不憂幽拂鬱滑和搖精至于嘔肝喪魄猶不能工今公之  
神氣其厚且完如是乃以能詩成名于世豈不難哉公曰  
夫所謂詩者豈誠使人攻苦勞極至此哉亦隨其才量之  
所得而發之于性情焉動於其中觸於其外其固有不得  
不然者耶故吾之于詩少而習焉久而專焉老而得焉然  
足以爲吾樂而不能爲吾困也因出其若干卷示予曰君  
其爲我敘之夫以予慕公名積于十年之人一見之未能

今乃得從數日之游與聞一言之教又得讀其詩而託姓  
名焉豈非予之大願哉予初行縣至義興入其境顧而美  
之曰此非吳地與何其風景物象不類吳中也及其縱而  
游之益以得其美焉其山水之勝者往往幽邃而曠遠明  
秀而靜深至于草木泉石亦皆發色含氣而有餘光與夫  
澶澶綺靡腴衍而澤麗者大不同焉予愛而異之意必有  
魁奇特拔之人應而出者以鍾其美而圖謀所志祇著其  
爲幽人隱士栖遁之所宜予疑而不能察也及讀公之詩  
乃欣然得曰所謂魁奇而特拔者其固在此也夫公之詩  
雖製裁錯出律調不同歸之嚴整雅健體高而意正音舒



而節越有前世作者之風無有乎嫵媚之習粉澤之飾豔  
妻蕩子冶遊淫託之思不奸于中誦其詩不知其爲人亦  
可想見其爲美士君子也此豈可以強而致哉蓋其所鍾  
者粹而所用者大故能成其名而無汨亂於神氣豈與畸  
窮憔悴之士同日談耶始敬皇帝時治化熙洽士大夫爭  
以名行相高天下敦龐無事仕者樂於閒暇而有和平之  
風故得大肆于文學其時北地中原江左卓然名家者殆  
十數人江左則徐迪功郎禎卿顧中丞公璘與公爲三人  
迪功仕宦最窮而早死二公獨老而大成享遐齡至大官  
歸然爲江左風流之宗其清德偉望宜於表民用世雖退  
而老于家將必有待而起何其盛也予自毘陵入爲留都  
戶部員外郎特謁通于顧公一見而驩因以論公之詩之  
言質之顧公曰是也遂書以復于公爲雙溪詩集序

頤山集序

方鵬

嘗聞言而無文則其傳不遠文而不本於德則其言不傳  
故君子言之必有文也文之必有本也本之則無其如文  
何哉義興吳公克學不遠數百里攜其所著頤山私集若  
千卷詣余謁序夫文天下之公器也私之云乎自道耳乃  
讀之累日而有得焉是故讀其詩其趣逸焉吾知其曠矣  
讀其序記其辭整焉吾知其莊矣傳狀誌銘諸作其事核



焉吾知其恪矣祭兄文肅公之文其情惻焉吾知其愛矣與當道諸公書其氣充焉吾知其介矣曠者德之裕也莊者德之敬也恪者德之誠也愛者德之仁也介者德之正也詩曰秩秩德音信其然乎故竊評公之文如水之有源而河海自潤也木之有祗而柯葉自茂也城郭之有基而氣勢自雄也有本者固如是矣或者不知本之當務號于人曰某學盤詰某學史漢某學陶學韋吾取法焉而其人術之微行檢之實忽而不問及讀其所爲文則苦于拘迫不可以言曠過于縱肆不可以言莊逞于浮誇不可以言恪流于刻薄不可以言愛墮于頹靡不可以言介公之文甯有是哉初公夙稟家學文譽四馳然猶未耳若其宅心制行高出流俗身名俱完表裏一致則予知之深信之篤而敢爲推本之論如此知德者必不以予言爲過也公名仕字克學別號頤山因以名其集南畿發解第一尋登進士由儀部正郎擢按察憲副視學于閩卽致其政復以薦起視學于中州進蜀藩大參遂堅臥不出識者爲世道惜焉

東溪修禊序

國朝 徐喈鳳

歲癸丑三月上巳徐子病方起偕同里諸子泛舟東溪以修禊事飲半酣分曹琴奕詩歌互發遙想蘭亭何多讓乎



遂援筆而序之曰邈自周公卜洛因流水以泛觴而曲水  
之禊歷代尚之然千古豔稱者惟永和蘭亭一會豈非地  
以事傳事以文傳而文又以人傳哉使當日者逸少不文  
不能爲之序卽序矣所言皆世俗語而無曠懷高論則蘭  
亭一會亦若浮橋華林應點故事已耳何至傳爲佳話若  
斯耶蓋人生宇宙非游觀無以博山水之趣非山水無以  
助筆墨之興非筆墨無以發性情之真而暢友朋之樂荆  
溪山水不遜山陰世家望族代生才俊乃自漢魏迄今竟  
無有如逸少其人集羣賢而觴咏者豈有其事而未有其  
文乎抑有其事有其文而邑乘遺而弗載乎今日者雖積

雨未晴溪風疊浪而山色空濛漁歌隔浦烟柳連隄鶯簧  
睨睨大塊文章觸目都是且列坐名彥雄才競爽詩文之  
富遠軼前人信足以暢敘幽情與蘭亭並傳佳話矣雖然  
俛仰之間以爲陳迹逸少之言感懷匪淺鳳與諸子生長  
荆溪山水間當春光欲暮適逢上巳固有禊事可修卽非  
上巳亦應借修禊以爲歡上巳而禊禊吾之身非上巳而  
亦禊禊吾之心禊吾身身去不祥禊吾心心去不祥心去  
不祥則又安往而不得其祥哉諸子以爲然遂書于卷

重修常州府志序

代

徐階鳳

列郡之有志猶列國之有史所以彰往昭來闡微揚休寓

序



教化而厚風俗也故載之周官任之職方著之圖籍其所由來尚矣蓋君相高居廊廟不出戶庭而能周知九州六服疆域之廣狹道里之遠近錢穀之盈縮吏治之孰得孰失習俗之或貞或淫山川形勢之險彝斷續與夫物產豐儉人才盛衰端藉直省之志可坐而稽不啻躬行巡狩覽風景而詢故老也然直省之志必集列郡之志而成之則郡志一書尤爲文獻要典非可苟焉已也余承乏常郡適當旱澇之餘民貧事冗宵旰莫給百計補苴粗有端緒因取舊志閱之知自前守劉廣生續修後六十餘載事蹟闕然若復不修久將無考方欲與鄉先生謀續之恰奉會典

正在纂修之檄遂傳知五邑令悉將縣志錄送編校乃五邑之志雖自壬子奉文修輯俱草率具稿未爲成書余亟請郡邑之積學有望者開局分部而修之視縣志之繁者刪遺者補紛者釐誤者辨閱五旬而告成伏念

聖天子在上車書一統海澨山陬風教暨訖而公卿大臣又皆鴻猷碩德宣佐休明則會典一書正以見創制顯庸遠越前代教化廣而風俗一可以昭示萬世也晉陵雖一郡凡志中所載豈非會典之所必採而太平盛世之象於以見一斑乎抑余更有慕焉嘗奉委督漕東涉梁溪梅里思泰伯之讓王而季札復以讓著其觀樂挂劍之風堪與



九龍爭峻也南浮荆溪望銅峯之疊翠思周處斬蛟射虎事其英氣猶勃勃山水間而袁圯任昉遺澤流風長存不泯良足爲後人法也北至蓉江登君山之巔雖黃歇霸佐聖門羞稱然鑿浦以便民灌溉利及千秋亦可謂功傳不朽者矣驥沙孤山不足與金焦競勝然潮汐洶湧而巋然兀峙亦中流一小柱也至於往來運河奔走於毘陵古驛思孔奐陳襄何以成良二千石而神君慈父至今稱頌不衰陸昭符叱電成索事尤神異其雅量誠未易及也余喜志成抽暇卒業因地而思其人因人而思其事覺前賢歷歷皆百代之典型況其間勳德文章孝義風節炳耀簡冊者不易更僕數常郡士民自好者多其亦可以觀往蹟而興起矣教化風俗甯不有厚賴乎是爲序

陳檢討集序

徐喈鳳

吾友陳檢討其年卒於京師蔣子京少攜其所著詩詞文集歸慨然捐貲先梓其駢體以傳曹子南耕序之詳矣更屬序於徐子徐子惻然曰嗚呼其年歸泉府而其文獨存物在人亡心酸淚下何能爲之序乎然其年莫逆交重以京少之命不可無一言以序之因思上天生才必非偶然於儔人中擇一人予以沈敏奇麗之才意甚厚也乃久之而若薄之矣不惟薄之又加厄焉厄之不已甚至窘抑愁



苦以死此理之大不可解而事之可爲長太息者也如吾  
其年生而穎俊讀書一日數行成童工詩賦四方名人與  
定生先生交者靡不見而異之以爲其年才出天縱必繩  
乃祖少保公武也孰意名雖噪於士林而困頓支離未獲  
掇科第以顯於時迨年踰五十大司馬宋蓼天先生乃始  
薦於朝官翰林修明史嗚呼其年之才與官相稱可謂榮  
矣其如家徒壁立資斧不給何加以子喪於未仕之前夫  
人歿於得官之後孤居邸舍能不悲哉壬戌春所以忽發  
異疾醫不效至五月而卒也嗚呼天生其年而縱其才以  
嶽瀆之氣偉其貌以日月之精靈其心以星雲卉木之華  
繡其腸腑良非偶然者矣乃遲其遇蓄其財又殤其子子  
殤矣夫人亦亡而身抱鬱以死嗚呼天之生之也何心而  
厄之也又何心吾自聞訃以來無日不仰天而歎恨無路  
叩閻闔而問之旣而思天之所吝者才而所重者名其年  
取才過奢而名又最早天心不無忌矣忌之則必厄之厄  
以一端不已且多端厄之然其年日在厄中而其才愈肆  
詩詞古文不下五千餘首而駢體尤王直踞徐庾王駱之  
上當世士大夫稱駢體者必推其年其年亦自以長於駢  
體有求文者輒以駢體應之天若曰其年一人將竭古今  
之菁英矣不得不損其壽稍畱才分爲後世文人地也嗚



呼其年因才而得名又因才名而罹厄人亦何樂乎有才名哉雖然庸庸之福在一時而才名在千古二者相去爲何如也京少曰先生之言可以慰其年於地下矣

荆南墨農全集序

莫大勳

嘗論四民之目士爲首農次之工商又次之故人生于世能讀書學道爲四民之首尙矣不然莫如爲農古有農而士者自稷以後伊尹諸葛亮最著其士而農者代必有數人類多敦行飭躬博通今古或不合時宜或性樂田園耕雲耨月而自適其天真蓋農而能爲士士而能爲農其人必非常人而才品識趣有非恆情可測者矣吾友竹逸徐

子甲午同薦公車旅次嘗爲余言少食貧不能就外傳從先君湛如公讀四子書每當農時從先君子田學種蒔耘穫事學輒善雖老農弗及也弱冠先君捐館家益貧日習于農卽偷暇讀書不過冬杪春初燈前月下耳乃一旦鄉人見所作文歎曰徐子文不凡奈何困于農乎遂延爲塾師力勸讀書圖進取於是舌耕八年而遊庠又六年而舉于鄉此十四年中雖舍農而爲士乃農時伎癢猶且脫帽解衣從事于耨鋤間吾之于農誠所謂少而習焉中心安焉者矣今幸附賢書豈復得爲農家者流乎昔聞徐子之言如此迨壬寅冬徐子歸自滇侍母夫人菽水扁其齋曰



願息若將終身無復仕宦意自號爲荆南墨農余詰之曰  
既已士矣何復農爲徐子曰子不見夫農字之從辰乎辰  
者時也農從其時而已況農世業也先君之教也其敢驚  
士之名而忘其本乎今而後吾將以硯爲田以筆爲犁以  
硯池水注爲溝洫以古文詩詞雜說法書爲五穀上耕三  
皇五帝夏商周下耕秦漢魏晉以及唐宋元明凡古今之  
能爲古文詩詞雜說法書者皆吾耦耕人也吾曩以穀爲  
農時有三今以墨爲農四時皆農矣不惟四時十二時皆  
農矣晝而農農于楮夜而農農于腹時在山則爲山農時  
在澤則爲澤農時在平地則爲平地農日農于墨可以遣  
愁慮可以消歲月東坡云非人磨墨墨磨人吾甘爲墨所  
磨也續聞徐子之言又如此噫奇矣徐子起家于農忽出  
而爲士士未久復歸而爲農農而士士而農以一身通于  
士農之間而總不違乎時故其所著古文詩詞雜說法書  
皆有時之義寓焉士而知時名士也農而知時上農也余  
讀墨農全集深信徐子非常人而非可以恆情測者故兩  
述徐子之言而敬爲之序

全史類編序

儲欣

史之作其難哉非以夫起例之難善敘事之難與夫屬辭  
文質之難也又非以夫博聞廣見之難凡史之難在類其



人之賢不肖而論定之無僭賞無濫刑自佚克左公邱明而後作者莫良于司馬子長法言稱爲實錄然後史後儒倚撫闕失子長弗能禁也史之作其難哉以夫作之之難則又以知彙而論之之爲尤難何者史氏所作一代耳若乃上下數千年出入數千史其賢不肖之變備矣有能發一心之獨斷裁眾論之是非疑獄折于片言成案翻于一且或原情以獎善或誅意以絕惡則賢者汨沒雖久而必伸不肖者掩蓋雖巧而必敗以勸以誠豈曰小補然而不得其人其疵曰徇曰迂又其甚者曰誕若唐人之史通輕信汲冢狗也宋人之鑑斷若束濕薪迂也明人之藏書專任胸臆誕也是僞書而疑六籍執一省而棄瑾瑜作聰明而亂名教極其弊使夫聖賢而蒙不韙者相望而大奸元惡忽然脫不赦之辜受不虞之譽乃亦所時有焉其流毒世道可勝言哉故曰作史難而彙而論之爲尤難吾邑萬懷蓼先生道德文章粹然君子人也宦成歸里家在溪山之間閉戶讀書終歲或不至城郭年六十一覃精史事目營手鈔焚膏繼日寒暑弗輟者十年而書成名曰全史類編又爲序例史論數萬言欣聞而請觀焉先生悉出以相示伏誦累旬作而歎曰是夫不徇不迂不誕者與恕以原情嚴以誅意與恕與嚴合則前賢之汨沒者無不待以賞



不肖而掩蓋者無不待以刑決矣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嚴而宅心恕先生是書卽謂之善學春秋豈不可耶先生壯年爲名進士時文衣被天下假令出入承明典司著作纂本朝之紀注緝故明之興廢其材當不下司馬子長而不僭不濫必又過之然先生雖不獲史職宦成歸里卒就是書以昭勸誡而先生平日學問文章之蘊畢見於此不可謂非先生之幸與天下後世之幸也先生旣以書示欣因命爲之序敬謝不敢承也申命至然後麤陳其所管窺而并題之如此

遜庵文集序

儲欣

癸亥廣期疾大漸與余訣其音琅琅取所著詩古文一囊命長子右文坐以進曰四叔爲我擇而論之甯嚴無恕予涕泣受其請廣期卒予卽爲持擇得可選者如干篇篇加評論又越二十年始克錄諸板仍其原名顏曰遜庵集而予爲之序言序曰人言古文謂其句讀不類於今此繆說也古文以品骨不以句讀而文品與人品大較不謀而同文高而品下書契以來一二人而已廣期爲諸生卽特立不詭隨通籍後士大夫相投契者獨山西魏公環溪一人士人則傅青主姜西溟餘皆如鑿柄之不相入此其耿介絕俗之性適足以大害仕途使跋前疐後而古文則引而



曰上卓然成一家之書茲集諸體畢登尤長于議論高處  
偏量家令餘亦紆餘穿透有穎濱遺老之風序事文次之  
然當其得意恣睢突然入司馬氏之室者亦往往而有詩  
工力不深然較之明允子固又若差勝夫詩古文匪一日  
之傳將與百世共見焉稱人不符其實將有見而笑且怒  
而抵之地者予論定遯庵集核實如是予俟百世之見之  
也抑甯嚴毋恕其于廣期末命庶不負矣乎

蔣韋人詩序

平于昭為詩對世數皆儲于欣賞賦

韋人先生吾邑澗橋人姓蔣氏工詩古文詩尤深厚追趨  
風雅拔宋元明町疇之外樹立一家嘗為明諸生矣酉戌  
後藏身巖野躬耕與樵秉鋤腰鎌食力自給而其憂悲愉  
懌一發諸詩予嘗品其詩高偏陶謝平處不失杜子美嗚  
呼此可為知者道也先生既沒有詩萬首佚散人間族孫  
錫震字豈潛子門下士也嗣先生為詩古文有能名一日  
以先生采山集來僅二百章索予序予卻之且曰子盍網  
羅掇拾及五六百章可勒一編矣吾序何難之有今來告  
曰八百餘章已具余亟取而讀焉决然知非他人之為而  
惟先生之為之也為狂喜者累日蓋予讀先生自序曰某  
弱冠從安隱師學五七言所謂安隱者和橋鄧于坦也天  
性奇悟時文詩古文並得史書不傳之秘為學者宗今和



橋千家鄧無畱種而于坦撰著亦無隻字之遺邑志刊行曾不獲樂道人善者揚幽光附姓名于文苑之末豈非其命也夫亦足見生才實難而才人之不磨滅于後者爲尤難也惟先生得宗安隱博極羣書發爲文章多可喜之致然往往標新取異于字句間利病參半未若詩之有利無病必傳無疑今得族孫力網羅掇拾勒爲一編俟有知者而不顯之文采風流照耀無極抑亦可謂幸也與因不揣固陋而爲之序以志吾喜踐前諾焉

擬龍池消夏宴遊序

蔣錫震

維旃蒙大荒落之歲爲越國王公治宜之二年也政令所被風教所濡秋肅春溫陽開陰閉風雨和會士庶恬熙動則有成順以無事於時星火司晨朱絃應節甫平東作遽秩南訛氣方暘而草木具腓民思因而鳥獸希革早夜而勤庶政間以遨遊節宣而散炎歊亦有休止曲池佳燕長招萬里風碧月升霏願假六月息顧此重門邃宇席欲蒸雲況乎近市交塵埃能蔽日朱光徹厚地兼愁白鳥橫空赤腳踏層冰遙望青松駕壑乃陟招提之館爰開燕喜之堂夫龍池者宜邑名藍也實臨濟之祖庭闢禹門之禪院池流寒而若鏡閣橫度以憑虛古木千章清陰滿地琅玕萬個黛色參天虎嘯崖前屏列千峯之秀龍吟洞底濤飛



百丈之清峭禱陂陀何減山陰道上割離昏曉時聞犬吠  
雲中蓮幻爲臺灌頂發醍醐之性香真可國祇林開甘露  
之門三千貝葉文是處精修白業一片清涼地個中截斷  
紅塵爾乃簡從徵朋尋幽陟巘願超火宅借蔭慈雲階初  
地以蠲煩酌寒泉而自省就陰止息腋習習以風生觸境  
空澄骨脩脩而霞舉雲堂聞梵挾涼雨以俱飛竹院逢僧  
映冰壺而自朗眉髮染林泉之色笑談交猿鳥之歡自茲  
簷蔔林中直接羲皇而上王維云怪得銷炎熱能生大地  
風斯之謂矣於是蒸蕙肴而紛蘭藉少邀四座之歡揮塵  
尾而接雞談並佐一時之勝彈碁間設偏聞流水聲中撫

操冷然真使四山響應或浮瓜而沈李或鬪茗而逃禪餐  
勝義而閱金經飽伊蒲而參玉版杯承竹露當河朔之碧  
筒頂灑松風咏晴川於白練何須束帶發杜陵之狂自可  
披襟快宋王之賞誠可謂續南皮之游繼西園之雅者矣  
若夫流連晨夕接跡林邱送西飛之渴烏候東昇之素月  
地既偏而心愈遠景將入而鳥知還主賦菁莪客歌蟋蟀  
翩躚兩袖攜爽籟以同歸天矯孤筇翼涼颼而自引恬一  
枕松窻之夢趣有餘清分六時鉢水之香法真可喜回車  
復路定應還望靈山列坐羣英諒或無忘此日勉投蕪筆  
敬志勝遊



矜秋閣詞序

儲大文

齊梁高沈詩任筆予觀樂安氏令表牋啟諸體雅克代興平原百代文宗詎容三人而史稱晚年詩隸事太多轉不流便則亦右沈左任之習談也如樂安逸筆明珠鮮圓觸處成采今澹存任子得其法以行樂府飛霞漾波獲參近世陳宋彭朱之列殊匪外疆中乾暨柔支迤節者埒吾知蘭臺之聚雅不在甌山麓而在文孫五色雕瑄也爰爲澹存昕夕斲之

汜雲詩序

儲大文

先曾祖太學公天才瞻逸家蓄女樂二部工絕吳下嘗建高樓于室之西偏爲賓客觴咏地題曰溪頭雲影催詩雨屋角晴巒補畫山是時高忠憲董文敏以通家故來館客賞不置文敏嘗曰風流公子今世惟陽羨儲君耳晚而姬人多入道及遣去者題曰數莖鶴髮愁中短幾許蛾眉夢裏長表叔祖史雲臣祖姑丈陳其年先生時向予兄弟述之歎奇絕也先祖文林公尤邃選杜學甲乙後棄所應注官屏居田間與蔣韋人先生更唱迭和今先祖集旣殘失而韋人先生詩尤高亦無能振之者可惜也洎先君以詩古文辭伏一世而予兄弟頗好吟咏然予間考古今篇什嘗謂詩至今日更無著手處外間宗元宗初明祇益刻畫



以此三四年來絕意不爲而舍弟汜雲晚出獨爲之不輟  
每一篇成予輒加點勘又陳子求夏曹子湛斯蔣子豈潛  
謝子應雲皆人黃子隆吉蕭子揆三暨予兄弟時時集應  
雲西堂湛斯杲亭而余家九峯樓尤數間有譏述觴餘燭  
施交互揚權而南蘭邵青門梁溪顧華封金沙周東會諸  
先生暨叔祖在陸先生各以所見論之青門先生尤細加  
研覈余爲合諸家之論序而次之并書先世遺事于簡端  
使海內知余家自唐御史公來代有詩名汜雲當益深造  
且日網羅先輩放失以大昌其學而張之也

重刊宜興縣舊志卷之十

藝文志

記

孝侯墓碑銘記

晉陸機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曩興煥乎墳典華宗  
往茂鬱其簡書啟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遠祚  
枝葉封禡軒蓋烈于漢廷蟬冕播于陽羨二南之價傳不  
朽而紛敷大濩之音聲無微而必顯山高海濶其在斯焉  
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諮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爲州辟  
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父觴少好學舉  
孝廉吳甯國長奮成長史懷安錢塘縣侯丹陽西部屬國



都尉立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郡都督大中大夫臨川豫章  
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  
簪紱揚名臺閣標著風化之美奏課爲能亭亭孤美灼灼  
橫劭徇高位于生前思垂名于身後遂以卒意不違應期  
出輔洋洋之風俯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早孤  
不宏禮制年未弱冠膺力絕于天下妙氣挺于人間騎獵  
無儔時英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欣鄉曲誣其害名改節  
播其聲譽遂來吳事余厥弟謹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  
而淫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  
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

史靖共夙夜恪居官次遷尙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  
督匡熙庶績朝廷謚甯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  
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廷闕之旁昂藏寮  
案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修義  
節情還永布琳瑯杞梓珪璧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  
土記并撰吳書于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醢酒既酣  
乃謂君曰諸人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  
方鼎立魏滅于前吳亡于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  
慚仕晉稍遷總統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  
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



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以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年老  
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  
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  
以教義又檢屍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後就徵遠  
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  
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淡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  
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庶僚  
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霞鶩陝北留棠遂有二天之詠荆南  
度虎猶標十部之書尋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迴輪出于  
新平士女揮淚褰帷望于廣漢雞大靡喧振茲威畧宣其  
惠和晉京遙仰部從近欽是時氏賊作逆有眾七萬屯于  
梁山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  
奉辭西討忠槩盡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  
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  
斬首萬級絃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  
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  
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縈帶之勢早擬連蹤  
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扞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  
秋風纔起追戰勇于雷霆春水方生揮插同于雲雨立功  
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



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諡曰孝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高加以逆旅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巍峩北睇蛟川濬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碩並皆至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問望晚懷耿節頗尚豪雄昇名

禁闕舍爵榮勳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豕多故式揚廟畧克清天步海濱既折江淮亦泝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歌揆日人謠何暮忠貞作相追蹤絳侯將亭嘉茂遽掩芳猷潛光陽旬返旆吳邱舊關雖入鄉路冥浮從榮制墓終非晝遊春墟以綠清淮自流深沈素憶繚繞朱旒元堂寂寂黃泉悠悠書方易折家揭難留鐫茲幽石萬代千秋萬士和跋  
玉韞山輝珠含澤媚夫珠玉猶然而況文獻之至寶乎地靈以人傑增重山川以文字煥發若羊叔子墮峴山之淚顏魯公磨浯溪之崖二地因以著名此其為寶豈珠玉可比哉吾邑古義興地峯巒洞壑之奇澗溪巨浸之勝山水聚焉然上下數千年人物寂寥獨周孝侯崛起晉紀有改過徙義之大勇有嗣父死君之大節蓋出類離羣烈丈夫也至今兒童牧豎皆能誦之猶凜凜有生氣侯之死陸平原為之碑王右軍為之書平凡卓冠一時右軍獨步千載



此其文翰亦豈易得廟中有是謂三絕其為陽羨之光  
不既多乎碑舊置西廡壁間失于愛惜年湮筆畫漫漶  
不可辨簷簷少刻初本筆跡惻然曰此邑寶也何以至是  
往吳門求得墨刻重勒于石周君以書擅吳下故能纖毫  
摹一過付之良工復作亭以蓋之期于永遠嗚呼照乘  
不珠右軍意詹簿君復欲得之者尚何處可求也即求得  
關于地方輕重豈若茲文獻之珍何處可求也即求得  
彩哉詹簿可謂知所寶矣邑人王升考周廟有古碑刻云  
平原內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元人有疑其贗者  
其言曰字畫卑弱文詞鄙陋豈足以揚平西之風烈蓋鄉  
黨自好者為此託於兩賢以誑遠耳因以碑之無較之  
晉書以糾其謬余以為疑則誠有可疑顧其譏貶不無太  
峻詳碑文之意乃置之廟中耳若鄉黨自好者不應為他  
人立墓碑如曰為廟為之則宜見建廟置碑之由而畧不  
少及何也且其銘詞云堂寂寂黃泉悠悠其為墓碑夫  
復奚疑余嘗考之晉書通鑑綱目碑之所紀與史牴牾者  
但有六史言齊萬年反詔處隸安西將軍貞侯駿討之而  
但云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成將軍以五千兵

奉辭西討而不言有所隸則侯當為主帥矣其失一也史  
書梁王彤夏侯駿使處以五千兵擊賊七萬處請後繼不  
許遠逼遣之六陌之役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碑止云  
自旦至暮斬首萬計而不及彤駿逼促之狀其失二也史  
碑載其戰烈及效節徇國之語與史頗同而後乃云元康  
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是踰年而終于牖下其失三也  
史言大年安二年成都王穎殺陸機載歸葬勒銘之期三  
太興二年是機死而碑云四子靖玘此文其失四也史言  
處有三子玘靖札而碑云四子靖玘此文其失四也史言  
也史言處死時年五十六而碑云六十二壽其多寡不齊六  
夫碑之作宜詳于史而疎濶謬戾如此亦何以解後人之  
疑其舛也然余細觀焉不類右軍手筆然清婉適媚非六  
朝綺麗之餘習其書雖不類右軍手筆然清婉適媚非六  
梁隋唐間人不能為也既而觀侯忠義集後一婉適媚非六  
文字右軍書字勁詞雄兩絕無承叔獨稱宏景筆後平原  
必更躋宏景書蓋宏景嘗集右軍書故也因人使石云武  
碑為陶宏景書蓋宏景嘗集右軍書故也因人使石云武  
昌陳謙識案陳謙不知何為者蓋元末國初人使石云武  
信則此碑乃陶氏書也則文亦此時人為之可知已然陶



梁人也周之子孫方貴盛于晉其碑文豈待許時方就耶  
 意當侯之沒即先有平原之文久而後葬時已東晉乃索  
 右軍書之勒之于石遭世亂兵燹之餘無復存者至梁時  
 其裔孫雖不復振而猶能追思先烈求人補為之而作文  
 者未嘗見國史兼其子孫傳聞不真事蹟年久不能無舛  
 又其識不高諱言戰沒而以爲捐館故謂梁碑而仍書晉  
 人姓氏者近似有理抑未葬而求碑文則作者必不預定  
 其年月竊恐侯死即屬機爲文而虛其年月值時擾攘札  
 與兄子筵等五侯俱爲王敦所殺不克葬者蓋踰二十三  
 年至大興間義之雖少然書學已爲衛夫人所推則求而  
 書之當無不可書時但補填葬之年月不復計作文之時  
 亦常事也脫有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  
 奉郎守宜興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則碑至唐而已毀唐人  
 重摹勒之安知爾時磨滅之餘不無所誤耶其云四子者  
 恐碑本侯之幼子或其遺腹生初時不復有聞故史畧之  
 迨齊梁間三長子苗裔浸微而碩之枝蕃庶或追補前碑  
 之人即碩之後裔故耶不然年壽動烈容傳聞或誤甯有  
 子孫而不知厥祖兄弟幾人者耶王升曰謂碑爲當時真  
 蹟耶則機文其軍旅惚倥中爲之乎右軍少年之筆可想

也然士衡與子隱相知極深詎應疎濶如是謂爲齊梁間  
 人追爲之者庶幾近之然已重勒于唐人能無少失真乎  
 今碑已漫漶不可讀詹簿吳君馭求工書周天球摹之石  
 較原本不加損毫末然亦僅完唐摹之舊耳雖然縱使筆  
 之爲齊梁爲李唐不猶勝于宋元之紛紛者乎嗟乎碑在  
 太興時有無不可知有之不知廢于何時自晉至梁蓋幾  
 二百年而始追補爲之至唐元和又三百年而重樹元和  
 至今又幾八百年而再勒然則唐摹其最壽歟夫碑之興  
 廢各有其時而侯之忠義貫萬古如一日不繫碑之存亡  
 然此碑常存則廟祀益虔而見聞者益競向慕而興起其  
 豈曰小哉

君陽遁叟山居記

唐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  
 當君山之陽東溪之上古謂之湖泝渚遁叟既以名自命  
 又名其山曰頤山溪曰蒙溪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



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溪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溪山之神于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勗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菅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

根芟養擁腫之朴不爲幹植養鈎棘之葉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困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蟒虺蜂蝎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惟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窾爾實又酌而飲蒙溪曰吾所以命夫溪之爲蒙者勗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彝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壅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潤決于涸澤以溥其惠決于廣陂使介鱗蕃育決于巨浸使虬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資其悍激決于林藪以縱其墊溺決於瀉鹵以嗇其施決于池籓以耑其利決於剛竇使虬蟹爲菑決于沮洳使鼃黽得志惟



溪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  
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溪也亦將有所  
決也吾將養吾志于道而不希于世養吾行于德而不眩  
于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  
清明之頤又將決吾心于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  
不過決吾身于天命使不憂決吾跡于遁世使無悶如此  
而已遂與山溪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溪乎吾  
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射虎流杯橋記

宋 余登元

壬戌之歲首夏八日英烈廟周武惠王生辰也里人周梁  
以瓣香束紙揭虔展慶禮畢相過而問曰梁生長義興于  
茲有年武惠王始終節義前後封爵及禦災捍患著靈顯  
應頗悉其詳惟近故寓有通直莊公夢旂消祐增修義興  
志謂流杯橋在南門外六里舊傳周孝侯射虎之地水流  
而西夫橋梁跨澗杯何自流水性東之流何爲逆蓄疑未  
悟願竊有請予憮然曰凡記風土考實而錄事有攸據盍  
迹其地而論其人武惠王晉義興產也晉俗尙豪放飲輒  
席地想杯酒流行之頃賈勇作氣攘臂持滿矢發虎斃山  
岳震撼風林助威水鳥知其不爲逆流耶如舊圖經敘鄉  
之上下餘皮者亦以王伐蛟于溪挈鱗甲此所故表而傳



之橋以流杯得名良以是歎問者會斯言而退予復整襟  
默思向葉水心論王少日縱暴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前死  
不卻非地之勁挺不能也義興溪山秀拔故地靈而人傑  
橋之名水之流于其地亦于其人耳夫何疑遂述其顛末  
以識其歲月

西義田記

明吳寬

自宋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人蓋五百年于此未聞有  
傲而行之者彼力之不足者固不能行其可行者亦不能  
行焉竊歎夫仁心之在人未嘗或忘雖犬馬異類猶念之  
況人爲吾同類乎況人爲吾同所出者乎使于其饑寒死

亡畧不之恤則其心頑然不仁而忘之久矣是可以爲人  
乎夫其待乎同所出者如此況望其施于同類之人乎又  
望其施于異類之犬馬乎然此心人固有之於其饑寒死  
亡亦有能恤之者特出于耳目之所見聞發于心思之所  
感觸施于此或不及于彼施於前或不及于後未有置爲  
贍族之具立爲常行之法期其子孫世守如所爲義田者  
此則范氏獨能行之其制美而周其惠久而厚其心之仁  
常存而可衍信乎能傲而行之者豈非賢于一世之人哉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常之宜  
興人也族舊且大白公之祖父嘗顯于仕而世治田業不



絕公少時登甲科入翰林已受教於其先漁隱府君有意於義田之舉矣及公居內閣位三公而天下爲已任旦夕裁決庶務鞠躬盡瘁以副天子倚任之意無暇顧其家蓋至是祿賜益厚終不欲私以自奉也一日其弟時望自宜興至公曰義田其成矣乃相與議之議成俾其叔子元相專理其事既又慮他日之或廢也特奏請于朝下其事于郡縣有不如規約者得官法治之所以維持之者甚至元相既謹奉教則復使人來請以文載之惟范氏義田當時有錢公輔爲之紀敘其事有法後世猶相傳誦寬何人而敢與此固辭不獲乃爲強書之夫田養生之具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惟其可以養生而爲利也人故爭之雖以成周之世虞芮之君不能免此況後世之薄乎蓋其弊皆起于自私爲國者既不井授于是兼并之俗日成親睦之風日息彼疆此界校及寸尺苟不奪于人亦已賢矣安望推其所有及于族人不論其親疎不量乎久近自其身以至其子孫槩使其獲濟而無饑寒死亡之憂不尤賢乎夫義之事仁之所寓也仁義之道非夫人不能行也元相在子弟中其才既足以理此其亦謹其收斂均其散給以無負祖父之美意嗣而掌之者皆得其人雖至百世可也義田若干畝其規約別有錄此不復著



義莊記

胡憲言

事有涉于彝倫關於風教者必銘鼎彝勒金石以侈其美  
 所以昭示天下後世使知趨向也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故族屬雖有期功袒免親疎之殺然以祖宗視之  
 則本支百世均為子孫固無親疎也三代盛時以井地養  
 民以比閭族黨聯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類聚  
 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族之愛然患難相恤死喪相助喜  
 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  
 其情皆如骨肉之親厚且篤也及乎後世法弛教失雖同  
 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凌之患難也

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先  
 王良法美意至是蕩無存矣吾邑謙齋徐先生以殿最發  
 軼仕至三公存心近古深惡世俗不以根本為重視同姓  
 如路人不相顧恤其先公內翰封君嘗欲倣范希文義田  
 為睦族法未就而卒遂遵其遺訓置田若干頃構屋若干  
 楹於東溪之澗名為義莊歲儲所入量視族人所乏而周  
 之嫁娶者有助疾病者有資守節者加厚焉尊卑喪葬賻  
 有厚薄之差科貢聽選黜有輕重之別遴選幹局明彊者  
 司其出納之數又闢塾延師教育子姓其師取其行而文  
 其教各隨其材質修譜牒以明其本時燕會以維其心歲



有贏餘增益其產頒列條約品式備具睦族之法可謂得其道矣文正公之盛事不圖復見于今日也愚切以天下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居今之世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歲時爲酒食以洽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調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不遺其親而根本之義明天下幾何而不治乎先生相天下民具爾瞻其睦族之法固不止于一家而將及乎天下也觀其疏其事于朝可以識其意矣夫繼父之志而成其事者孝也彰君之賜而爲義舉者忠也贍給族人而周其惠者仁也一事而三美具在是不可以無傳其他豐功偉烈采之太史固非晚學敢僭及者姑記義莊一事以勵俗云

遊善權洞記

王世貞

自湖汶發二十里而宿曰蜀山又發三十里質明抵義興薄城南而西曰西沱亦九里表也邑城若兩腋浸者又五里抵善權約以晨往旣出市不數武卽爲馳道可二里許抵寺道皆夾古松柏蒼鱗駁犖上不見際入寺門百步有穹閣曰圓通下多古碑刻中庭多古松柏殿曰釋迦文殿唐大中初創甚奇偉大柱三有雷火書曰詩米漢謝鈞



記摹佩之可以己疢僧爲導入別室出茶笋啖之良久導至三生堂觀祝英臺讀書處已復折而東北出寺後曰小水洞上爲飛巖若蓋者大石翼之中有竇若偃月水潺湲自中流來唐李贛司空言微時讀書見白龍從洞起贛後贛寺所繇以建也從小水洞復折而東北上山不里許至善權洞洞左峭壁陡起古木紛糝若怒虬其本別坼石而出復爲樹時秋晚徧壑若金燈花綺錯如繡洞門峙巨石呀然而中闢可容萬人乳下垂怪偉殊絕多作蒼赤色不能如張公洞而做過之左右石壁峭峻貌若鹽堆米堆及仙人牀丹竈者僧一一指示之上有仙人掌出乳間下垂若招五指柔黃色白勝玉又有石柱可二丈許大十圍色亦如漁陽玉循柱而左折益勝空洞無際稍尋舊徑出余時困足疾蹣跚前倚巨石呼酒左武乃自立而北下艸樹虧蔽泉聲鏗琤又西南而下可數十步其陰爲水洞上視所遊洞若阿房矣洞深黝行里許不盡奔泉自外來爭先亂石間軋軋異響如濺白金沫射人面崖石白而方高下井井若經畫曰仙人田者復列炬進窮至崖盡處其下乃深碧亭亭不可測矣然以意度之當穿小水洞出不然無所受水也始余探上洞時足時硜然又嚕然若鐘下洞空水傳之聲也及余遊下洞乳垂滴若雨上洞傳之膏矣洞



中隔其上空際天下空不知有地與否真大奇勝哉余聞之都穆先生云身所歷稱洞天福地者大都浮豔勝實卽不及善權十一乃何以寥寥焉於乎崑崙天柱當山經首遠弗及祀典峩峩爲崑崙仲震旦第一不得二大室培塿之祀其常耳雖然又甯獨山水已哉

清賦碑記

失名

始者糧長率一人而二役一役而再歲五年循環中無三年之間故民有朝素封夕如洗者其難難在上等之民邑侯某變而爲甲運甲運者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率十人而一役十年循環中有八年之間徭輕于眾力

均于分以故人人稱甲運便法久弊滋富者能掩富以爲貧貧者以不能掩貧而均富寬富急貧不堪命矣此其難難在中下等之民上人以爲難下民不若難上民于是又稱糧長迨秦侯至而維本末慮久遠擇便宜搜蠱弊總宜興萬有千頃而異郡圍莊去十之三係著縣額率有戶而無籍世家巨室去十之二蒙其祖戶率有田而無人齊民以十五而勝全邑之徭奈何能均十五之中上戶詭爲中戶中戶詭爲下戶甚者上戶竟等下戶而下戶更過之以貧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總縣之凡貧鄉鼎富不若富鄉之貧者第論區派運是以貧鄉而等富鄉之徭奈何



能均故避運莫巧于囤莊巨室掩富莫甚于詭寄花分均  
徭莫善于限田於是令民自歸田不罪罪其不歸田而民  
告訐者不旬月而民如令寄莊者令著籍世家者令著戶  
其饒者以填運縉紳學士大夫免各有差有人事而與黠  
解科貧鄉不應役卽甲首但以催科充役有成法矣乃總  
一邑之籍與其賦年而彙之輕重而等之先後而次之命  
曰虎頭鼠尾著爲令甲而豪有力者羣起而撓寄莊者曰  
願貼役侯曰籍不著將惟正之無供何役之貼爲巨室者  
曰願自運侯曰若自運誰當運者又歲申花詭之禁令民  
得訐舉代役於是貧富信規避絕徭役均僥倖杜寓糧長

于甲運之中行限田于編年之內行之三年而民不知徭  
邑大治

三節坊記

鄒元標

聖人作易曰順性命之理則無之不順可矣乃又曰易逆  
數何耶由巽自坎艮而至于坤坎陷也進之而戰則乾矣  
陰陽數窮萬形凋落造物幾于滅息又進之而坤以長養  
爲義天地生生之意使細縕於不窮蓋造化之數以逆而  
極以逆而養以養而順不逆則其含也不宏而其發也不  
光且大故逆者順之徵夫造化且不能違況于人乎予于  
陽羨三節母有徵焉其一爲銀臺吳公達可母屠氏江西



僉憲吳公正志之祖母也其一爲封御史湯公鍾壽母王氏御史湯公兆京之祖母也其一爲封御史陳公一經母邵氏御史陳公于廷之祖母也皎皎冰霜天日爲照勁節同遺慶奕鳥冠纓蟬聯啟後同帝命斯皇璀璨王綸詔旌同陽羨彈丸地耳一時幽節朋植餘芳紛蔭凋草木之色而闕川瀆之祥如木難拱壁駢產崑崙之墟亦奇矣粵稽諸古有形捐而後蔑有聞者求與母匹休者未之前聞考之載籍惟厯聖繫節義可繹思焉節前三爻曰不出戶庭不出門庭曰不節之嗟悔吝種種三母當日一死酬夫者後二爻曰安節吉而承上道曰甘節吉而往有尙聚順咸

宜聖人無一凶辭銀臺侍御今濟濟致身于王家者以之蓋三母在險中如一葦洪波罔知有濟聖人不得不憂其危厲諸君子在險外如睿日融藹百卉皆春聖人不得不嘉其盛際曰上九亦出險矣又曰苦節不可貞歎其道窮何耶曰此聖人嘉其盛追憶其苦節者言也易道尙變不窮不變不變不通不通不久三母或斷髮毀形或持刃明心或頸血濺地窮矣變矣變斯通通斯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宜哉三母化逆爲順如荼茹飴以母道而兼父道諸君子順不忘逆殉國忘家以臣道而光子道非源于節者不及此觀風化臣當順境中風勵母行爲天下後世芳瞻



不獨徵母儀亦可勵臣節嗟乎吾人參天地光日月惟此真心耳是真心者金石不得比堅松柏不得比固不以色奪不以聲移不以世味汨三母有耳不知有聲有目不知有色身若枯株而不知有世味默默獨全性命之精使爲偉丈夫任道履危其深造建豎不知何似吾儕覩斯坊巍峩當翼而趨俛而思曰日享百順得毋有叢孽隱者隱伏其間而困窮拂逆中吾與性命安在有逆而能順順而養且盛出坎而入于坤則斯坊助流風化良不淺鮮三母弁髦生趣安有千載一楔有無何得重輕元標甯以世間語爲母頌承諸君子遠命爲記聊爲發其大致以覺世具有

真心者諸公名姓及落成日月另立碑陰

明道書院記

鄒元標

明道書院基乃常少玉池史公世業捐而爲都講地始其議者予同年定所俞公暨文石張公任其事者舊令南昌養微喻公顏其堂者中丞臨川周公臧使魯岳桐城方公也年年諸衣冠至止於斯日新月盛史公以碑屬記其將以元標爲逐隊同志久或有隙乎天下之語道者多矣語道曰明千萬人不敢承當蓋世雖有嚮道者如浪子思家未可語到家也有樂道者如芻豢悅味未便語知味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倘有纖毫未照亦明之未至也夫子三



千之徒日至一日之明也月至一月之明也三月不違純矣曰不逮曰未達一問此一問隱隱疑情未斷可謂之明乎易之乾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御天御天之學周流六虛無一物爲之隔闕始謂之大明嗟乎明可易言哉世之學人以推測爲知以議論爲功以神識爲家宅日紛紛碌碌于塵情中自以爲已得于道其去明也何啻千里不然吾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諸先儒親師取友果何爲哉其必真見人生墮地天之與我有不與萬形俱斃周三光萬彙者在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意取不可以言求故一息尙存不容少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求明也元標老矣非不欲言知其言之無當故聞公命而執筆遲回諸君子登堂其自念明焉未明耶道何爲耶學問思辨力行果一一力踐耶當必反覆愚言之不欺矣盲者行路雖蹙蹙遲回足淺足深語人以道路之險夷何若然明者必不以其未嘗涉足而漫言也或曰道原自明可以頓悟子何言之難耶奚不觀之拭鏡者鏡本自明日在几案則昏時時拂拭明體始復蓋自明者真性也有不明者溺于習也故曰習以漸除今以頓悟而墮陷阱中者豈少哉或又曰入而親親長長出而交友信與人忠吾身無愧行足矣世之講學者身有逸行學何必講不知不著



不察悉自不講不習中來求友切磋猶不免有逸行況逸  
居任情自安謂無逸行者是舉世盡生知安行斯人與汨  
俱入忘其身之波也此吾黨之所閔欲招而之平陸也子  
程子曰由不明故不行諸君其必有味其言矣公立朝大  
節歸里與二三切磋此道足見吾道不孤說者曰三吳屬  
離當文明之地故多明道大儒惜乎喻周兩公不及覩其  
成也

望來臺記

史孟麟

皇上御極之四十五年劉侯來尹吾宜在位百有餘日卽  
以太夫人憂去斯時吾宜之民農罷耕而哭士罷業而哭  
商賈罷市而哭士而縉紳先生下而黃童白叟無家不然  
皇皇如嬰兒失慈母之懷嗟乎誰謂斯民直道之獨在三  
代哉旣去而宜之民相與負畚築土庀材鳩工爲之臺臺  
成而以望來名且告記于余余愚蠢不識忌諱爲之辭曰  
望來臺者吾宜民爲止庵劉侯而作也傳曰緩之斯來言  
上之所以來下也詩曰庶民子來言下之所以來上也今  
臺名望來則上之所以來下下之所以來上者具可想見  
於是矣侯未通籍時余得從遊于講學之庭其議論心術  
諄諄以致君澤民爲事及來吾宜予私慰曰是劉侯致君  
澤民之日非與然而甫下車時其蠹宜財之奸猾盡於是



其蠹吾民之豪強盡於是其政令去惰濫而易爲嚴肅者盡于是其教化去儂薄而易爲整齊者盡于是夫日期月而已可也不其然乎政化甫行而侯遇內禍惜宜之民者皆曰此宜之不幸也以余論之非宜之不幸而劉侯之不幸也劉侯一片熱腸讀聖賢書欲做聖賢事業民之澤不能流膏之竟君之任不能究職之竟至于吾宜安知繼侯而來者其政令教化之不若侯乎余故曰非宜之不幸而劉侯之不幸也今遇大計侯竟以此得罪惜劉侯者皆曰此侯之不幸也以余論之非侯之不幸而吾宜之不幸也劉侯今日受屈畢竟公論自在人心自在安知異日勳業之終于此乎異日爵位之終于此乎獨繼侯而撫吾宜者其政令教化未必不以侯爲諱矣余故曰非侯之不幸而吾宜之不幸也雖然余竊更有憂焉固非侯之不幸亦非直吾宜之不幸倘朝廷勸一劉侯則自公卿大夫以至初命凡天下之爲吏者莫不勤恤民隱如侯矣獨令長也乎哉勸一宜之愛劉侯則自畿甸侯衛以至要荒凡天下之爲民者莫不愛上親長如宜民矣獨一鄉一邑也乎哉如吏盡勤恤民隱民盡愛上親長何治而不三代何世而不唐虞則所裨于朝廷者非淺鮮也余故曰固非侯之不幸亦非直吾宜之不幸也若夫侯之爲侯則可謂無愧乎



其民矣無愧乎其民則可謂無愧乎其君矣無愧乎其君無愧乎其民則既無所愧乎其生平之所學問矣雖古聖賢何以加此侯諱永基止庵其號也會稽其生之地也後世君子登斯臺讀斯碑者有以知吾宜之愛戴劉侯侯之有功德于吾宜如此故爲之記

重修蛟橋記

國朝 周啟嵩

蛟橋跨荆溪上當縣治之前環邑諸橋俯首讓焉蓋規模宏偉勢莫與京而爲邑之人憑眺瞻依有異于諸橋焉爾按宜志橋成于孫吳之赤烏二年至晉時有蛟潛其下爲民害周孝侯斬蛟而害息橋以甯嗟乎宜邑縣治地自孫吳以前遡秦漢而上不知幾歷年所矣未聞有橋有蛟焉逮橋成百餘年復有蛟以潛之則橋之深廣浩瀚不問可知已自六朝迄唐五代遞宋而元明人世代更橋如故皇清肇造橋之堅者墮巍者圯豈積漸使然與或鼎建伊始百度惟新而橋亦因時改革耶惟時邑之紳士大夫謀所以新之庀材鳩工不煩官帑不勞民力因其舊而修建焉閱數旬而工告竣因合辭請曰是不可無記余聞之父老云橋昔爲徒杠數毀數建至宋令褚理易之以石基其下如上蓋上下如環云故後人名之曰月橋縣互而長又謂之曰長橋因孝侯斬蛟則更其名曰蛟橋於是蛟橋之



于宜邑列十景中為蛟橋夜月誌勝也蓋當風清月皎之時為宜邑之人之勝遊也登其巔見南山焉矚西沆焉頰雉堞崢嶸足以驗皇輿之固拱北辰而互維京國焉噫勝矣哉其規模宏偉莫與京矣宜乎羣邑之人憑眺瞻依不忍其陵夷圯壞閱數旬而工遂竣也抑余居此有年嘗見橋之上橋之旁有牽衣而羣赴者矣有浩歎而悲愁者矣有困頓躑躅不遑側足者矣有啼號跳躍不堪再步者矣有顛厥體毀厥形呼親知而不聞叫彼蒼而莫憫者矣噫此何為者也抑亦有以使之而然也自橋成以往永毋復見此形而恆覩勝遊之蹟誠厚幸也噫難言之矣是為記

善卷張公二洞合記

周啟雋

善卷洞在縣西南五十里即國山烟寺也相傳堯時有善卷隱居此地張公洞在縣東南五十五里風土記云漢張道陵嘗修道于此

荆溪蓋有十景焉若夫挾山靈之變幻入其中輒流連循覽而莫能已者善卷張公為最二山之勝惟以洞洞之擅勝于二山也景自殊善卷則下水上乾如層樓然張公則山形如甕俯瞰而下行尋幽而後出則夫洞中物色瑰奇怪異之狀玲瓏飛舞之奇杳冥雜沓恍惚不可名象前人記之備矣嘻異哉余嘗曠覽乎荆溪有所謂銅峯龍池者莫不氣象崢嶸呼吸風雨吐納景光若置身天際而與之



行游從未有培塿冗列中而光怪隱現萬有不同憑虛而入意與俱深如善卷張公也嘻異哉或曰是地脈之效靈也荆溪清淑之氣萃而生人復以其氣之餘者激盪而空其山麓或曰否凡山皆空也或曰山體靜而動機寓焉斯二山者適以靜中之幻異者示人而諸山之動固藏也澹木道人曰嘻此何爲者也世固有童而習之至老而不能明其意者眾也於是因復遊焉不數日而周旋于兩山之洞之勝戀戀如返故鄉客依回往復而不忍去嘻此果何爲者也旣而歎曰天下大矣山川瑰異之壤出雲物而聚精靈如二山之爲洞府云者不知其幾千萬矣奚沾沾于此爲然此二山非有崇高之勢上凌霄漢與銅峯龍池爭勝而時有變遷爲洞如故豈非其有不變者存與奚清淑之氣偏久留于茲土耶蘇子有云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鰕鱖之羣舞也使非有善卷張公二仙之靈往來昭回于其際恐塵得而封之浩將起而劫之矣又烏得以靜中幻異示人於千載下也噫天下山水有窮人心無盡若必探仙窟而獲靈根吾恐日事問津而山水高深愈遠也又烏在二山之形勝也

重修東坡書院記

周啟雋

距宜城東南三十里蜀山之陽有東坡書院焉蓋後人思



東坡先生不忍置建之像而祀焉先生之風與山俱永而與水俱清矣嘗考先生之買田陽羨自嘉祐二年成進士遇同第蔣之奇接席瓊林遂相訂後謫黃遷汝州遂有乞居常州之請哲宗朝起而出入承明數年嗣復知杭州知定州又謫英州貶儋耳連徙永州後乃依陽羨而退老于常噫先生于陽羨始之終之矣世之君子懷英氣負奇才國士自效一旦出而筮仕不知其恍置身于何等矣豈有遇一四海九州之人聯袂接席片言契合遂舉家相訂於山阿水湄卒至顯晦窮達不一其時朝野遠近不一其地展轉紆迴必踐言而後已胡先生之于陽羨始之終之莫

與易耶先生蜀人也生于蜀而不拘乎蜀先生蓋天下士也蜀烏得而獨有之間之父老云蜀山本獨山先生更其名曰蜀先生之居陽羨猶之乎居蜀也其雄才大節浩然不可禦之氣無往而不之也居陽羨而蜀重使更而居夫四海九州蜀未嘗不重也蓋先生筮仕時已洞知夫天下事矣度其身又度其時安有如吾蘇子之人而能久居廟朝不爲東西南北人耶遇陽羨則莫如陽羨之爲得也使瓊林坐宴或別有所遇如陽羨其人先生未必不以陽羨之訂訂之陽羨之居居之也蓋嘗論之東坡赤壁非不樂也而非其志珠崖儋耳非不安也而非其宜金馬石渠非



不欲也而非其處惟陽羨之居先生欲之志所存也而安而樂焉固其處也宜也安見百世而下先生之靈不憑依往來於其間也時康熙戊申院道人新其宇而恢大焉余低徊憑弔而爲之記云

龍池山志

任元祥

龍池山在縣西南七十里山高五里南巖曰白雲巖壁立數百仞一望皆石其石皆白取徑峯腰僅可置足最窄處則架閣以度名曰憑虛從之西轉而南望震澤波濤悉在足下當昧晦時見日所從出世人以爲大觀稍西有巖曰伏虎巖宋禪師一元初入山夜至此瞑目而坐侵晨見一

白虎黑紋伏于前甚馴擾遂卓錫巖西則不可得徑矣循憑虛閣還傍有房三楹俗稱上庵中塑大士西一楹爲靜室非絕烟火斷滋味苦修真鍊者不能居也出靜室而西繞峯而上不數十武登其頂石築一基高二尺餘四圍幾無隙地此溧陽史少卿際所築欲亭其上而功不竟也直亭基而下五尺許有一池圍可二丈歲旱不竭道人遊客悉取給焉蜥蜴出沒其中人或捕之下山中途輒亡去早而請之以禱未有不驗循舊徑而下有分賓亭亭之南雖暑而涼亭之北雖冬特溫咫尺間涼燠頓異下此數武則爲中庵平坦可四十畝左右有二池亦多蜥蜴右池時竭



說者以爲人所鑿也上池與左池皆爲龍池山之所由得名也舊有庵久廢曲折而下三里以羨是爲下庵卽禹門禪院明萬厯間庵垂廢正傳禪師與唐太常鶴徵協力新之山之北麓有陳公祠詳後

遊南山記

周季琬

乙酉春多風雨積寒未退花事稍遲一日新霽遂邀勝友三四載旨酒挾洞簫櫛絲西溪波光接天而南山橫亙其前晴暉浮白不能久視左右岸容一洗寒色其時梅已白頭柳方青眼酒帘竹舍隱現其間知春光正不減于昔也纔舟蘭芷杖策登山數問名園無不歷覽乃憩於吳氏之

山樓下因石爲池流水潺潺晝夜不息真足傲俗耳笙簧也其左則石路幽折苔色皆古或亭或閣因山之性而上下焉其右則叢花一徑偃藤爲橋天香馥馥染人衣裾故當明月靜涵萬籟俱徹野烟未消泉聲愈急宜其晚也濃露綴珠星稀漢沒嬌鳥向晨碎語不歇宜其朝也余徘徊數過復牽蘿登巖巖半有嘯閣上逼層霄下臨千仞俯矚琳瑯萬竿悉出屐底亦云曠矣從右厯級直躋其巔萬態陳前一覽皆悉峯無重數四面環碧以視嘯閣所收又覺大別古人謂一水一石亦可會心而况置身于高山大水間乎因畱連而不忍去



永定海棠記

史夏隆

自古名花必見賞于名人從所好也海棠爲花中名品以其有色無香昔人目爲花中神仙王弇州花疏云海棠出自蜀就中西府爲佳貼梗垂絲原非本裔皆吳下園丁借稱而西府以紫錦重瓣者尤佳吾地不多得東坡乞居陽羨移其花至而天遠堂主人邵民瞻與之遊因傳其種而宜邑始有西府海棠永定傳爲佳話因思兩間寥廓賴茲數名人點綴生色不至與草木同腐而草木亦吐發英華以相焜耀昔杜工部在西川以不題詩而見稱東坡入荆溪以得移嘉種而益著凡物之名者將無往而不彰其實而況於人乎

楓隱禪林碑記

吳貞度

楓隱禪林者余叔孝廉楓隱公之別墅也以余叔故顏以其號始則買山之巢父終爲捨宅之王珣泉石林巒實甲江左以順治七年十月布施龍池萬如和尚將以剪伐愛根消除我相出俗入禪改園爲寺賢者寄託何多議焉構造未加萬公西去池臺已矣殿閣云何粵有弟子梅山首罄孟貲以倡善信緇白鱗集珍財泉湧自順治十五年入院之後鳩工庀材首建大雄于祝雄峯之西麓次禪堂次祖堂次山門丈室次第咸建余亦撤山阿別墅以助輸奐



數載之內蔚然叢席于是以法筵爲几榻以雲水爲賓朋以清淨爲登臨以梵唄爲觴咏以鐘鼓爲絲竹以偈說爲清談以薰修爲隱居以證悟爲閑適賢哉楓隱雖逝猶存千劫因緣允在茲地用告來世爰勒斯銘曰

東岳之東峯曰祝融羣峯是雄枕峯而原繚以荔垣給孤之園有林有泉亭亭連綿楓隱在焉觴詠嘯歌爲樂幾何彈指剎那毘嵐業風吹作太空歸我萬公公曰善哉楓隱法開梅山當來寶地焯焯中現法王白毫相光堂峙殿陰室俯殿岑鼉鼓發音以震羣聳覺于無窮斯銘之功

遊楓隱寺記

陳維岱

出城南十餘里入山夾路皆松濤竹翳又聞澗響潺潺不絕山愈深徑愈曲依山而轉梅花雜發每當春日邑之人莫不挈酒攜榼過而訪之蓋數十年于茲矣丁未歲余同儲子友三曹子南耕仲兄半雪探梅山中憩楓隱寺飯訖於僧舍而歸寺爲孝廉吳公園址孝廉余姑丈也自號楓隱居士故名其園亦曰楓隱園孝廉沒而捨爲寺猶言楓隱者物不忘其初也先是孝廉在日於春花秋月夏雲冬雪之時常攜賓從過作數日歡憶余爲童子時孝廉挈余至坐方屋中旋登函經閣陟山崖之亭觀澗水衝激處名曰瀑布者又澗內所生萼菜孝廉常取以啖余嗚呼何其



盛耶及孝廉沒予亦間歲一往然一過焉而臺之圯者有矣池之淤者有矣再過焉而方屋之精函經閣之勝不可復問矣萁菜之味更不可得而嘗矣嗚呼又何其盛之倏改耶余少時所見既不可復得今乃再過此地已二十年矣自傷齒日益長卒無所成而孝廉之家勢亦中落而不復振嗚呼豈不重可慨耶夫孝廉亦欲以其園傳之世世使其子若孫有之不異其身有之也何意不數年後高峯曲磻竟爲梵宇有哉然園不屬之孝廉寺猶屬之孝廉又安見楓隱之寺而非楓隱之園也與同遊者詩以感之

在陸草堂記

儲方慶

衛風考槃之詩曰考槃在陸朱子釋之曰高平曰陸以予所見吾邑之東南有陸焉其地置連塚五晉平西將軍周處之墓也後人鑿池於塚之東若山夾水然而塚有高下其迴曲之狀有類於阿西則坡陀而下勢稍平矣考槃首章曰考槃在澗二章曰考槃在阿三章曰考槃在陸澗之旁有阿阿之上有陸陸與澗與阿相映帶故碩人樂山水之趣以盤桓于陸而不忍去今周侯之墓側有澗有阿又有陸宜其爲隱君子所居而吾叔同人之所以擇地而構數椽焉而名之曰在陸草堂也噫吾叔非隱者也以吾叔之才何遽不富貴命名而違其實君子不取也自吾叔少



時龔曾王父餘業可謂朱門貴胄矣乃早自刻厲讀書通古今冀旦夕登金門上玉堂也今雖強仕之年而屢舉不第見抑于有司先人敝廬無復有存焉者故其憂愁抑鬱之氣託之乎山林隱遯以自鳴所志考槃在陸之詩彼蓋有所取爾也或曰居于此者眾矣皆是陸也獨私之而獨有之可乎亦猶子厚之愚溪云爾或曰是固俞氏之棄地俞氏置之糞土中而今且闢而堂之倚所謂地以人彰乎要之此二說者皆可書故并書以附于在陸之記云

卓錫泉記

陳玉璣

宜興南岳山有泉名卓錫據釋氏云昔有伏虎禪師者至此山結茅爲庵視其旁址石罅而土穴以杖導之泉涿然出飲之而甘久之其徒爲亭三楹于泉之上因以卓錫名泉而書于亭亭旁大樹一株懸崖生圍十數抱根盤曲石壁怒突天矯不可以狀相傳禪師導泉後以杖割土中生枝葉他枝葉無似者不名何樹因亦稱卓錫樹云亭勢因山高下似欹似缺若垤若穴無櫛櫨戶檻之設石之突然錯者四五環以短垣俾游者可坐而休若人之置之然南山故產茶處與洞山連絡洞山有峽名界產尤佳今所名界茶是也二山茶又並稱陽羨歲歲貢于朝南山旣得泉凡洞山人每產茶日輒攜就泉烹之與南山種茶人相角



重刊宜興集卷一 名一  
勝泉深尺許圍四之清冽如鏡俯見石齒斷斷然其上嘉  
木美箭婆娑偃仰早暮不知日出沒時與雲氣相盪摩縈  
青繚白異態百出忽有聲從嶺起仰視松鼠十百羣落樹  
下驚竄觸人衣履釋氏又云伏虎禪師導泉後卽有物在  
泉間時隱時見識者以爲龍種也名蜥蜴歲旱守者峨冠  
朱衣肅拜于亭具道所以乞雨狀而所爲蜥蜴者洋洋灑  
灑昂頭掉尾出于泉間因命取而盛之器祀之於壇雨遂  
集至今爲伏虎徒者皆誇其師功戊申十月予與友遊南  
山至斯亭尤徘徊他日產茶時予雖道遠必當更至酌泉  
而烹之

畫山樓記

儲大文

予家世撒珠巷東宅有級樓二而四級樓尤夙先曾祖太  
學公才思穎逸多蓄古琴削墨法書名畫又蓄女樂二部  
雅類唐李學士翰文思少涸輒奏鼓吹以助之時華亭董  
文敏公無錫高忠憲公歲至予邑輒登樓徘徊四眺訖乃  
出郭宿予家大礪園歎爲山水奇絕處先曾祖嗜吟工儷  
語嘗賦樓聯句曰溪頭雲影催詩雨屋角晴巒補畫山蓋  
樓據邑最高界盡得左右溪山之勝而棱角折旋胥有生  
態文敏公謂能摹難言之景引筆作行草書自喜與書茂  
苑池上篇埒一時騷雅士多傳錄之後大礪園先廢宅亦



售他主文敏書遂以放失而四級樓亦旋毀樓旁額曰倚雲曰挹靄亦移署旁小宅先曾祖亟閱艱匱而不少芥蒂歲九十陳檢討其年先生譔啟曰姬人入道半已黃絕鄰叟談禪相逢白首錢塘徐清獻公序曰寵辱不驚盛德若愚一時胥以爲實錄康熙丁酉子繇廟巷之東徙南門街堂後有小樓西闕咫牖望南山粗得陰晴槩畧堦萬子星鍾軌書先曾祖聯句于壁而兒誦渠漫名樓畫山越數載海內胥知有畫山樓又以予雅無號時時強號隸予而宣州高士沈君至寫之圖畫三湖詩人張君又刊諸文石以贈爰記樓緣起使知上古有字無號前後宋人誕習殊不足法而予當劬悴繫耗之餘尤大懼無以昭宣祖德也已酉十二月十有七日書



重刊宜興縣舊志卷之十

藝文志

題跋

題平西將軍廟贊

南唐 劉勳

建隆四年冬勳叨承朝命出宰義興將欲離京泊告辭東  
 海舍人爰以新撰平西將軍廟贊託令勳置仰舍人雄文  
 慕將軍英烈所恨力寡不能獨成其事尋輟俸鏹得義營  
 三五將首及縣鎮典押等共建造碑亭子一間自置石請  
 守題平西正字書文命工刊勒俄爾亭宇云畢貞珉乃立  
 且將軍沒身千載之後翠琚復構若非舍人之詞華何以補將  
 軍移孝于君有死無二殉國亡身之令望也斯亭清溪逼

題跋



檻嘉樹環簷山景湖光煥然悅目動非才非藝固難以盡紀其因由但直書建監年代而已時皇唐御宇丙寅歲壬戌月甲申日 荆溪外紀

入荆溪題

按此所謂種橘帖也周益公跋謂元豐七年十月二日寫此帖

宋蘇軾

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

跋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卷

謝采伯

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公之名節文章豈待贊歎今觀其詞翰凜然不可迫眎豈以窮達得喪動其心者哉文集中亦有此一奏藁其辭加詳意者以此狀為簡畧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即先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父之大義盡矣後之閱斯文者想例以為不祥之金不復留字僕生也晚不揆固陋輒疥卷末云

提兵過金沙寺書壁

岳飛



予駐大兵荆溪沿幹王事陪僧寮謁金仙徘徊少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逝異日復三關迎二聖使我宋中興得勒金石重過此豈不快哉

跋國山碑

趙明誠

右吳禪國山碑其前敘孫皓卽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言其後云乃以涪灘之歲欽若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記號天璽又云丞相允太尉璆大司空朝等以爲今眾瑞畢至四表納貢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于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刻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按皓以丙申歲改元天璽碑言涪灘之歲是也皓淫虐無道神人憤疾而羣臣方稱述符瑞贊頌功德蓋刻石後四年遂爲晉所俘矣

周將軍像跋

洪憫

晉周孝侯殺身以成仁數百載而下遐想其遺風餘烈使人起敬起慕況復望其儼然之容乎僞唐集賢學士徐鉉有公畫像贊今贊存而像不傳觀者太息茲因葺祠宇且訪得舊像敬命工刻之琬璧使來者睹公之容而思其有異于人者庶知所激勵云嘉定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甲子承奉郎知常州宜興縣丞鄱陽洪憫識

跋楚頌帖

元趙孟頫



東坡公欲買園種橘于荆溪之上然志竟不遂豈造物者  
尙有所靳耶而楚頌一帖傳之後世爲不朽則又非造物  
者所能靳也

題金節婦傳後

倪瓚

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讀之未嘗不  
太息流涕也不有亡國何以見世臣之忠義不有危難何  
以見婦女之能守節天下兵戈擾攘奔走逃難無虛日其  
能盡節死義往往于婦女輩見之姚氏婦尤卓然著明者  
也嗚呼婦女于讀書爲學師友漸磨之道蓋未嘗講而習  
也而天性篤善悅義慷慨乃如此爲人臣子素講而習之  
未見有一人奮然自蹈于忠義之塗以表見于天下是殆  
不可曉也豈余聞見之不廣不能知之耶故不能不太息  
而流涕也

跋周平西畫像

明危山

宜興周平西公所遺畫像見存石刻樹于祠廟上有宋嘉  
定間縣丞洪君憫跋語曰僞唐集賢學士徐鉉有公畫像  
贊今贊存而像不傳因葺祠宇訪得舊像命工刻之珉石  
然則洪君旣刻其像必不遺其贊也今像雖存而贊無考  
此予所以不能無憾焉因編文集而繪其像於首使四方  
觀者有以知公之容儀而興夫景慕之心矣尙望博學君



子倘有得其贊者爲能增入集中庶其全美也

跋蘇東坡手書

徐溥

吾鄉山水佳勝昔蘇文忠公愛而居之故其名益著公之居此其事特見于文集與郡志中至訪其手迹僅有所題斬蛟橋八字而已若此種橋一帖乃長洲李應禎攜以示予者竊喜此爲陽羨故事也遂用摹刻于石臨視惟謹不敢失真既又得公乞居常州奏狀及予家舊藏一小簡言買田事者復次第刻之而周益公謝采伯跋語各附其後蓋其考據歲月皆精當可覽若元人一二題咏亦不忍棄焉刻完歸置泐溪書屋所以起鄉人子弟景仰先賢之意豈徒玩其筆畫之妙而已哉

跋吳中水利書

單旻

水利一書宋進士宜興單鏐所著元祐間蘇文忠公知杭州事聞其有水學召問乃以書并圖上獻書云鏐存心水利凡三十年謂有水學信然文忠以其策可用錄上上不果行皇明來吳中水患滋甚每遣官督治工曹姚主政預焉板行是書未及盡錄宏治壬子科南省策問及此士子不能條答旻近閱家乘及縣志始祖諱錫與文忠爲同榜進士又妻其甥女自眉山同徙居宜興因占籍鏐乃錫之弟旻忝爲雲孫之輩因錄全書貯之家塾後有董水利者



效規圖圓較場屋者強學待問未必無小補云

跋文肅公摘稿

吳達可

達可自束髮時稔聞伯祖翁立朝大節云先朝正德間逆瑾用事竊弄威福公卿而下側目視莫敢抵牾伯祖毅然秉正以文諷之典試中瑾心銜之竟以飛語中翁禍幾叵測國史載爲美談余時心羨之而未讀其文也丁丑歲可偕從兄夢熊同舉南宮熊兄嘗語可以顯祖先年匪獨大節凜然撰著多可述者兄不幸卽世士遇兄出摘稿示余余呈之文恭萬師師于當代名公制作慎許可獨稱翁爲文根理道恥雕琢一洗文字家鈎棘之習且謂先尙書精

神所在不可無傳也遇兄輩遂付之剞劂而文恭先師暨孚齋王先生各序贊焉謂可不可無言余聞伯祖翁館選後將授職時同邑徐文靖公執政擬翁才當晉秩詞林翁意艱然謂生平每喜居御史職展布蘊畧豈以御史爲國家肅紀飭法之臣便於行志耶越三世而可以從孫廁名臺班庶幾可繼翁志矣然翁忤逆瑾抗疏武廟侃侃直節且不以非諫職而少挫其忠義之氣可忝惠文居言責入則無能效糾繩以匡君德出則無能資彈壓以濟時艱仰視前人刑範不有餘愧哉可不文何能揚美伯祖之文聊述先志以寄感慨云爾



跋盧進士傳

國朝 徐啗鳳

嗟乎歷代革命時人之慕義捐生不得附青史以傳者可勝道哉吾觀盧進士幼哲先生傳敬之而更惜之焉先生少讀書慷慨有大志伯兄忠烈公已深器之當其聞國變激烈辭母破家募士志圖恢復濟不濟以一死自矢其忘身報國之心豈異于忠烈公平第忠烈公握重兵樹偉績戰死鉅鹿名震朝野史策傳之已久幼哲先生興義師死國難骸沈于水未有葬所同里士人且有不盡知其事者況遠方之野乘隔代之國史誰爲載其事而得之乎余故曰敬之而更惜之也雖然從來忠孝節義悉出于天地正氣天地必不忍棄置淹沒況

今天子特選博學宏才纂修明史布檄搜軼事幸有此傳在則幼哲先生得附青史以傳未可知也若陳坦公者慕義來歸竟以身殉猶張睢陽之有南八也可不謂烈丈夫乎作史者亦宜不沒其名



重刊宜興縣舊志卷之十

藝文志

長溪賦

卽菴畫溪賦不  
全存其逸句

宋  
謝靈運

潭結綠而澄清瀨揚白而載華飛急聲之瑟汨散輕文之  
連羅始鏡底以如玉終積岸以成沙

震澤賦

元  
朱伯顏

客有鄒陽生號遠遊公子倣儻玫瑰超奇拔偉衣白雲之  
翩翩峩危冠之鞞鞞神怳怳以欲逸風飄飄而凝伫於是  
上會稽探禹穴訪遺踪超洞壑輶車前驅輜重紛錯王子  
進之以笙鶴江令贈之以芍藥邇乃揚颿錢塘鼓柁中吳



將欲窮覽山川壯遊江湖造荆溪主人而驩然從予主人  
曰子號歷覽亦嘗聞澤藪之大有三萬六千頃者乎生曰  
未也可得而聞歟主人曰唯唯夏曰震澤周曰具區下屬  
三江實爲五湖右接天目宣嶺出溪之源左通松婁中江  
入海之御眾流之委羣利之儲茗溪出其南溧水經其西  
五灣瀦其東垂虹界其隄流甘泉之清液隱雪灘於北隈  
洞庭中起林屋天開渺彭蠡吞雲夢駕雷夏軼孟瀛杳不  
知其幾千里之爲遠疇能計之三萬頃而有餘其澤則汪  
灑音浩汗洶湧滂澍瀾漫漭溟渙渙云云流颭吹波結  
絡龍鱗日光玉潔澄泓氤氳清瀾凝漪錦花成文浪濤噴

瀆澎泝音宏出雷騰虹蒸雨生雲呼吸陰陽吞吐乾坤

如潮汐之不測或早暮而異觀飛揚蕩薄迅瀆防解切汨淪

千態萬狀不可殫論其藪則碧沙曼衍黃石砭砭莎薛蒹

葭白蘋蘋也青蒲荇芹蘊藻菱荻荻蘆蔓菁杜若音江荳靡

蕪芡實雞頭草長龍須音鬚芰荷翠沃蓮藕芬莩音敷眾物居

之何可勝圖其土埂則塗泥微露埤濕就乾葳葳蕪蒿蔞

芷蘅蘭菖蒲馬荔荃蓀射干污楊絮白水柳葉丹蘋蓼早

綠榆楓暮殷朱橘火齊黃甘金丸連枝並秀駢集乎其間

爾乃周流梗檣溥覽闐斑兩兩相峙鬱乎崇山其山則層

巒崑崙巒嶂嶙峋岑嶽參差如陵如墳崔嵬嶺峩陁陁糾

縶







重刊宣興縣志 卷十  
古也吾子好學頗識典策不述職方之經邦而盛稱茲澤  
之庶殖不思禹蹟之胼胝而徒嘆英賢于戰國皆非所以  
極遊覽之願望而擴夫五性之至德也遐思往古擊節太  
息請誦主人所聞而陳予所得嗚呼噫嘻浩蕩之方割懷  
襄之未平九域混而莫辨百潦壅而不行支祁崛強于淮  
甸天吳披揭于海溟時惟茲水震蕩靡甯淳淳洶洶若若  
轟轟疑撼天而動地猶駕雷而鞭霆類不周觸而天柱折  
若巨鼇扑而淵島傾斯震之澤所以錫名也迨夫九載既  
南庶土交正波神受職川后受令應龍畫地以効功庚辰  
持戟而制命導災淞以安流別淮海而表境于時澤安其

所水順其性鳴者自停動者自靜斯震之澤所以底定也  
千載而下美哉禹功昏墊之害既遠灌輸之利無窮故漁  
人舟子之出入豪商薄宦之經從擊楫鼓浪引帆隨風莫  
不連檣接軸往來乎其中斯又具區之藪以萬民惟正之  
供也方今海宇清明朝廷靜謐內宣民化外修貢職農安  
其畊女效其織工業其習商估其直士守遺經民食餘力  
風不揚波水不濫佚方鎮以甯土地墾辟音開禹之疆廣  
禹之蹟是以九州之外咸仰聖育沾濡乎仁義涵泳乎道  
德浹洽恩波沐浴膏澤漸磨浸潤流衍洋溢天無亢燥之  
災人樂沃土之俗試言其故則辟雍湯湯音傷聖化行矣靈



沼洋洋聖澤汪矣御溝溶溶生意茫矣溥德川流達要荒  
矣下視一隅甯不溢杯水於坳堂矣主人於是聳乎樂聞  
憮然自失仰神功之長存恍餘子其何益相與鼓枻乎滄  
滄曾不帶芥於胸臆乃起爲歌詩以頌德詩曰於赫禹功  
配天比隆生我遺氓宅我土中原隰昫昫江漢爲東萬世  
永賴惟禹功是崇於皇禹德立我民極手胼足胝救焚拯  
溺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焉知帝力於昭太上示  
民以慶眷佑我皇與民立命開禹疆土繼禹作聖其保合  
四大惟民之正於穆聖王上帝不常敬或有土亶亶弗敢  
康五岳四瀆七澤九岡罔不修其職來享來王受天之祐

於萬斯年睠我有土有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  
茲文

荆溪賦

明 李東陽

宜興荆溪之勝予聞諸徐文靖公舊矣吳禮部克溫世居  
其上爲余道之尤詳請賦焉余乃作賦曰有溪來自西南  
兮勢奔騰而蜿蜒界甸服以爲中江兮稱義興之名川上  
源出于蕪湖兮下通流于震澤乃雲雨之是興兮亦蛟龍  
之攸宅歷松江以入海兮渺不知其所極棹蘭舟而遐鷺  
兮與羣山而逶迤畫屏爛其前陳兮錦帳紛其後隨樓閣  
倒景于空青兮沙石分明而陸離彼魚與鳥其何心兮亦



重刊宜興縣志 卷一  
水泳而雲飛惟夫君之好修兮稟坤輿之清淑鍾世澤于  
名門兮廕嘉林于喬木泓一鑑以爲池兮結重茅以爲屋  
朝擘秀於山巔兮暮搴芳乎水曲抱經濟以用世兮出觀  
光於兩都躡瀛海之高蹤兮覽長江之壯圖嘆墨突之不  
得黔兮念陶園之將蕪列魁象于三台兮寄高情于五湖  
予養癖于林泉兮每探奇而索奧考茲地于山經兮恨不  
高飛而遠到重文靖之盟言兮亦惟斯人之爲好慕楚頌  
之遺風兮矧蜀山之惟肖孰使溪之名荆兮復洞庭之是  
號豈不懷乎三湘兮莽風濤之浩浩楚人聚而咻之兮功  
垂成而不告歲忽忽其屢更兮意惘惘而莫宣時寐往而

寤來兮宛茲溪之在前吾將採石髓于神山兮尋勝景於  
桃源仁飛鳥于王喬兮迴歸槎于張騫雲幢霧節不可以  
久駐兮恍若送乎登仙荆溪主人聞而歌曰予之溪兮故  
鄉予之莊兮此堂抱予甕兮水旁泝予練兮中央進則用  
兮退有藏參吾道兮相與翱翔招美人兮不來渺予懷兮  
天一方予亦從而和曰荆之溪兮孰使爲清荆之山兮孰  
使爲靈人與地而俱佳兮文與獻而俱徵彼信美而非吾  
土兮悵無樓之可登感妙思于吳歌兮託騷辭于楚聲

荆溪賦 有序

國朝 徐階鳳

溪以荆名者從荆南山而名之也荆南山水北入溪  
流上自泝澗下至畫溪皆當以荆溪統之邑乘僅指







者接踵上客之寓者傳詩津液潛通於洞穴支流散給于  
溝池旱則集源泉而萬井霑足澇則瀉震澤而百瀆洶澌  
風土藉之而饒孝侯之一記可信景物因之而麗遊叟之  
諸咏堪思若夫千峰浴翠萬樹浮青晴巒倒影陰壑弄聲  
怪石突踞于淺渚危巖飛壓于長汀松桂倚流而色潤藤  
蘿蘸水而香清巨浪拍崖而若怒微波繞麓而有情山控  
雙溪而幽邃谿帶萬山而爽明況復一城中鎮萬戶夾迎  
佛宮挹秀仙院貯靈粉堞結隅以隱映朱樓豁窻以高瞻  
浸遙峯而古堦峙穿縣址而長橋橫直洲尾而綺閣聳當  
岸曲而精舍平閭閻撲地而朝夕飲商賈揚帆而曉夜行

魚舟欸乃歌入滄浪之浦遊舫沿洄醉尋蝦虎之城此誠  
江左之名勝不愧塵界之蓬瀛是以地萃精英人含清淑  
賢豪代生後先相續歷溯遠朝許氏敦乎人倫蔣門盛乎  
天祿周侯數世之忠陳族一門之睦略稽近代方略久推  
士通經術羣宗穎叔相業首稱文靖官評亦褒文肅理學  
則唐棣周衝繼起者更勝才華則喻鳧蔣璨後來者尤多  
勳業與氣節而俱茂德行與文學而同科處士逸人名非  
易述貞儒烈婦美不勝歌此皆靈溪之應瑞良由秀壑之  
鍾和以至鱗蟲游泳介族行藏鱖白入罟而躍玉鯽鱸吞  
餌而懸璜神鯉占風而鼓浪老蛟噓沫而蟠潢鰕鱧鮎鱖



青黑鰻鱧龜鼈蝦蟹鼈穴鼉梁細鱗小甲雜沓難詳鷓鴣  
巢陸而游水鷺鷥立渚而蹲塘蒹葭深而翔鶴鶴浦漱淺  
而浴鴛鴦煙護鳧鷖而成陣波涵鴻雁而分行鷓鴣鷓鴣  
素鶴黃鶻間鷗呷藻戴勝降桑織翎微羽飛宿無方且也  
樹木蒼翳花草繁茂蔚楛棟于隄邊雜槐榆于堰右連檉  
柳於平沙映楸桐於曲岫蝕苔蘚於盤根靄雲霖於暝晝  
旣干雲而蔽霄亦號颺而宿颺鬱鬱杳杳名難究苻藻  
串澱而牽風菱蒲簇波而束溜荃芷馥郁以流香芭蘭容  
與而呈秀菰蓴解滑而調羹芡蓮甘美而充豆奇葩巧艷  
而誰剪異卉菁葱而孰繡裊裊芊芊疏翹密覆余也宦念

久滯塵情屢滌對浩瀚而忘愁俯淪漪而開臆仿智者之  
無憂希君子之自得時而春也溪頭物麗渡口風和乃棹  
扁舟凌彼層波啼鳥綿蠻而奏曲游鱗潑刺而飛梭探古  
梅於石亭訪故人于山阿愛韶光之明媚爰涉泛而婆娑  
時而夏也霖雨初收洪濤頓漲舴艋獨乘任風飄蕩慮田  
疇之洩沒訝城郭之激撞感陵阜之懷襄欣涯涘之開曠  
挽漁艇而問魚追蓮舟而答唱時而秋也潦水乍歇陰靄  
漸收二三詞客月夜同遊挹殘香于荷渚驚宿鳥於蘆州  
溯流光于萬頃懷明德于千秋恍置身於蟾窟每寄興於  
清謳時而冬也河腹凝冰崖根積雪曳杖登城四望澄澈



渺銀海之晶瑩曼玉山之嵒嶮悵村落之蕭條憐林木之凋茶惟松柏之耐寒偏蒼翠之獨絕任四序之代更樂茲溪之可悅夫烟波變化而常新卉木蒙茸而多致泉石耽玩而靡窮風月弄吟而罔忌

陽羨磁壺賦 并序

吳梅鼎

六尊有壺或方或圓或大或小方者腹圓圓者腹方范金琢玉彌甚其侈獨陽羨以陶爲之有虞之遺意也然粗而不精與窳等余從祖拳石公讀書南山攜一童子名供春見土人以泥爲缶卽澄其泥以爲壺極古秀可愛世所謂供春壺是也嗣是時子大賓師之曲盡厥妙數十年中仲美仲芳之倫用卿君用之屬接踵騁伎而友泉徐子集大成焉一瓷罍耳價埒金玉不幾異乎顧其壺爲四方好事收藏殆盡先子以蕃公嗜之所藏頗夥乃以甲乙兵燹盡歸瓦礫精者不堅良足歎也有客過陽羨詢壺之所自來因溯

其源流狀其體制臚其名目并使後之爲之者考而師之是爲賦

惟鈞陶之肇造實運巧于姚虞爰前民以利用能制器而無窳在漢秦而爲甗實厥美曰康瓠類瓦缶之太樸肖鼎甗以成區雜瓷瓿于甗甗同鍛鍊以無殊然而藝匪匠心制不師古聊抱甗以團砂欲挈瓶而范土形每儕乎欷器用豈侔夫周簠名山未鑿陶甄無五采之文巧匠不生鏤畫昧百工之譜爰有供春侍我從祖在髫齡而穎異寓目成能借小伎以娛閒因心絜矩過土人之陶穴變瓦甗以爲壺信異僧而琢山斷陰凝以求土時有異僧繞白碭青龍黃龍諸山指示土人曰賣富貴土人異之於是鋤白碭鑿黃龍宛掘井兮千鑿山得五色土因爲壺



尋攻巖有骨若入淵兮百仞采玉成峯春風花浪之濱地有

畫溪花浪之勝分畦茹瀘秋月玉潭之上地近玉女潭並杵椎舂合以

丹青之色圖遵規矩之宗停椅梓之槌酌剪裁於成片握

文犀之括施則掠以為容稽三代以博古考秦漢以程功

圓者如丸體稍縱為龍蛋壺名龍蛋方兮若印壺名印方皆供春式角偶

刻以秦琮又有刻角印方脫手則光能照面出治則質比凝銅彼

新奇兮萬變師造化兮元功信陶壺之鼻祖亦天下之良

工過此則大彬之典重時大彬價擬瓊琳仲美之瑀鏤陳仲美

巧窮毫髮伸芳骨勝而秀出刀鐫李仲芳正春肉好而工疑

刻畫歐正春求其嫩麗爭稱君用離奇沈君用尙彼渾成僉曰

用卿醕飭陳用卿若夫綜古今而合度極變化以從心技而

進乎道者其友泉徐子乎緬稽先子與彼同時曾開尊而

設館令效技以呈奇每窮年而累月期竭智以殫思潤果

符乎球璧巧實媿乎班倕盈什百以韞匱時閱玩而多姿

若夫燃彼竹爐汲夫春潮浥此茗椀爛於瓊瑤對焯煌而

意臧瞻詭麗以覓銷方匪一名園不一相文豈傳形賦難

為狀爾其為制也象雲巖兮作鼎壺名雲巖陳螭觶兮揚杯螭觶

名彷彿漢室之瓶漢瓶則丹砂沁采刻桑門之帽僧帽則蓮葉繁

臺占號提梁提梁膩於雕漆君名苦節苦節君蓋已霞堆裁

扇面之形扇面觚稜峭厲卷席方之角蘆蓆宛轉滌洄誥



寶臨函寶恍紫庭之寶現圓珠在掌圓珠知合浦之珠迴至

於摹形象體殫精畢異韻敵美人美人格高西子西施腰

洵約素昭青鏡之菱花束腰菱花肩果削成采金塘之蓮蒂平

蓮菊入手而凝芳合荷無心而出水荷芝蘭之秀芝蘭秀色

可餐竹節之清節竹節清貞莫比銳欖核兮幽芬橄欖實瓜瓠

兮渾麗冬瓜或盈尺兮豐隆或徑寸而平砥或分蕉而蟬

翼或柄雲而索耳或番象與鯨皮或天雞與篆珮分蕉蟬翼柄雲

索耳番象鼻鯨魚皮天雞篆珮皆花壺款式天雞匪先朝之法物皆刀尺所不擬若

夫泥色之變乍陰乍陽忽葡萄而紺素倏橘柚而蒼黃搖

嬾綠於新桐曉滴瑯玕之翠漬流黃於葵露暗飄金粟之

香或黃白堆沙結哀梨兮可啖或青堅在骨塗髮汁兮生

光彼瑰奇之窰變匪一色之可名如鐵如石胡玉胡金備

五文于一器具百美于三停遠而望之黝若鐘鼎陳明廷

迫而察之燦若琬琰淡浮精英豈隨珠之與趙璧可比異而

稱珍者哉乃有廣厥氣類出乎新栽花蕊婀娜雕作海棠

之令沈君用海棠香合翎毛璀璨鏤為鸚鵡之杯陳仲美製鸚鵡杯捧香

匳而刻鳳沈君用香奩翻茶洗以傾葵徐友泉葵瓶織迴文之

錦陳六如仿古花尊爐橫古榦之梅沈君用梅花爐卮分十錦陳六如十錦盃菊

合三臺沈君用菊合凡皆用寫生之筆墨工切琢於刀圭倘季

倫見之必且珊瑚粉碎使棠溪觀此定教白玉塵灰用濡

倫見之必且珊瑚粉碎使棠溪觀此定教白玉塵灰用濡

倫見之必且珊瑚粉碎使棠溪觀此定教白玉塵灰用濡



臺以染翰誌所見而徘徊

善權洞賦

湯思孝

蕞爾乎宜城斗牛臚其墟輔竈隸道書之靈紀君嶽媒荒  
主之侈圖嗟龍巖之蹇迥羌信姱而匪諉邁姬幽之末步  
朋岐洛以震劄天符斲其繇穢移浩氣于元都爾乃飛滂  
澹泝危巔巒峒梁壇矗南國城圻北鍾墨于茲觀神瑞錄  
於茲肆錫迷斷峽于深塢冷薜蘿之古碣儷峯淵以環滌  
抗閭風而窺闕或疑鬼斧所斲鑿或憬仙契之潛宅接溟  
渤之汗茫雖伯昏而莫測其蜷縷而舒態也於上則燿朗  
隆穹雷塊豁猗礪石虬拒盤根續蔓玕乳垂掌黛阿畫瞳

晶巖積白丹堦留紅屹若雄虺之蝮九首磻如蠱炮之擊  
鈞鑿局塵煩于鬢鬢濺墜滙之沸淙霧黓蒙兮闔折玉柱  
斜兮橫碧石塌傾欹兮臥雲渦馬尻昂兮流咽眩昏蜃之  
眇見白龍隱而不出招師門以秉燧附渠黃之軼迹忽吾  
行此閒籠卒駭鷲而難極于下則窾瀨澆澗銀注飄錦瀑  
浚訇剗溶溶泯泯幽浦鏤冰宮寒田漱瓊飲峴峭瀏而霽  
色礧礧懸而倒影曼漸濩之冥宵愴連琴之悲引渴駮傑  
僂於隩潭祝翁傳嬸於窳磴仰巒閣之庶閱髣髴之遊  
凭至乃窾沸鏗鎔之聲港潰偃月之池既髣覆以翼蓋亦  
滢潦而參差昔矯龍之呈幻蟠茲澤以振鬢秀嶺岫之疊



嶂衍蜚螿之苔坻紛詭逕之駢萃詎易殫乎涯窺於是春  
容麗卉木榮椒菴薺堞靄熅鰕蠃齋沫于迴溪畫眉賦噍  
於鬱林鼉鼉交鬱而踴蹀鵬鴿侶翹於穿岑山有萱兮解  
忘憂隰有蕉兮望美人婉游女兮嬋娟村織波兮怯層城  
迄乎燁炎載旅朱陽屆旦鞞茵霞蒸藿葵荇亂練鵲巢唇  
蠖蜃浴澱踰蝠遺夜照之珠野葛承朝熒之蓋烏翌猓以  
隳風樹旖旎而靄暝滌熠零于泮室送飈颺之餘善汜灑  
湫之珉醴沃薊秠而增粲又若恢台望代皚露懷秋草髹  
艸而聲乾蟬啞啞而氣適飄翠影于鐘籠激哀絃于濼流  
海棠嬌嬌以試媚楓衫颺颺而芸糲夕崖唳麋狖宿莽棲

鷗鷗怳恨思羽人嶮巖曷能求至夫厲颺四曷嶠泐內裂  
溢湍堅腹凌濤凝骨息羣動于窞窞幕愁雲以殷結縈兮  
瀛兮靄靄兮渺陰島之磐礪翕浩頃之玻璃綴挺松之  
落蕤似飾翡于縞幃清蘋眩而壑靄鏞翔陽潤而巔互霓  
斯誠漸臺靈囿之神構禪四序而耀奇者也維山之塏招  
提肇建締鳩荷夫李公堤鄂范乎祝院方舍衛之伊揆豐  
隆下而霰撰班指化而益巧雷筆焦以逾展到鐵屈之秋  
蛇標篆記于米漢韜伏微之鱗柏宛迦和之曲燦故其籀  
擎嶂岷厦快曠鴻反宇駭墮支撐軒空攢樞濛濛竦薄韞  
韞流精淋滲紫貝瑋彤揭四映之翬檣啟八正之文麗襲



瑤塵於寶頂被火宅之森冦胡巨鄒翼輪而拱楠剖判胡  
庶劫綿累而礎誌大中爰乃肅金姿摘瑰相閣岨移維摩  
降羅香色而無碍摹莊嚴於罔象天摩敦囿以據械兮獅  
貌信狔而蹲嚮於菟歲戾而朝稠錫兮熊脂勃律于檀藏  
夫何憐傘竄爍之駭人也心目眩而曠隣前有巍閣是名  
圓通庇貞石之璘璘巾葆楸之童童大士來儀于堦廡道  
子慘淡乎睿衷樓響應鐘于霜落橋帶玲瓏之霽虹固翮  
連其匪一事碾礪以媿雄又有飛亭實曰湧金彼何方之  
梓匠經營瘁而茹形寤偃般之慘劓追寂寞以授能粹膠  
橈而莖鬢擎蕊葡之幌析俯沆瀣之綺波洄接余于渠壘

緬叢蹠而透迤斯底附于松楹後則三生之堂碧蘚之巖  
躋躓錯跣繆繞蜿蜒異司空之旋輪等醉叱于中山昭四  
願之結習攀雙桂之榜聯昔鏡樓兮灼芙蓉今搖檻兮吐  
青蓮王孫兮不自聊佳人兮姣好剩瀋流兮凝豔露湘簾  
捲兮萋煙草蛺蝶飛兮蕙幃空猿鶴怨兮風嫋嫋眺遠皋  
之崩峒翳鬢髮之林篠是以芳塵時奕繡轄紛馳指鷺嶺  
而婆娑望鸚林以佻踞游子舞觴于曲泉彼姝譖邁而祈  
褫披曠襟于孤崖挹冷澗于華池或情怡而假館或灑翰  
以抽思亶跨勝於羣觀豈恣辭之足稽質曰峨峨龍巖永  
峙古今列屏隔漢積璐干雲蒼螭夜吼錦霧晨分帳臨層



雪徑瑣橫藤雕胡童採玉饌仙烹龕梢曳穀利髻斜金春  
景開鮮花招麗人湄邊囀調林裏遺簪我獨幽尋懷古長  
吟

罨畫溪賦 有序

蔣景祁

宜興蓋有五溪焉皆分長溪之枝流隨所派別各擅  
勝名謝康樂樂常作長溪賦賦不傳傳其逸句可惜也  
今諸溪湮晦而罨畫溪僅存蘇子云山秀芙蓉溪名  
罨畫舉以盡荆南之槩誠有取乎爾子卜築其上詹  
事沈文恪公諱荃  
題額焉乃爲之賦

維長溪之東逝趨具區而下溢眾川散其枝流行洪波而  
沕滴罨畫屈以旁注流澤數之膏馥非律切與荆陽而並承  
緬五溪而餘一夫其連山排壑體勢漫演東堰旣築中江

盤鬲

訖得切

汎濫息而秔稻藝原隰平而穀產出美湖田之

就畊俾嘉種之咸秩敷餘潤以灌花竹助騷雅之物色所  
以游者思想久忘其客矧其懷我邦族生長鄉邑徵蒙泉  
之肇源通宣歙之甸綫滙洮涪而成湖乃東迤而爲陽羨  
織蒲帆之清淺餐離里之秀茜背晴汎之一幅落烟翠之  
九變瀾自遠而不驚文成穀而如絢蜿蜒百里墟落數斷  
路結魚梁家憑水檻宛來往于鏡中對南山而無曉晏及  
其旋繞城堞瀾衍山塢吉水垂虹汎波紆組陰陰夏木之  
口澹澹蒼葭之浦辛莊種木丁山范土鼓枻蜀堂輟棹湖  
汶聽曉梵于金沙盼流光於玉女信乎含山水之清暉每



令人悲哀而延伫若夫元卿故廬山亭世閱五柳清門三  
 槐蔭樾離市闔以漸遙指烟波而為窟溪聲繚繞嵐影滅  
 沒澗壑委屬雲水穆葛閣眺太師之山壩勒封公之碣黃  
 門之港透遲光祿之臺硯碑柴荆畫閒人跡稀絕朝接曦  
 景暮延明月當夫芳草碧春條榮方艇繫野烟輕淡雲閣  
 雨花氣吹晴漁人結網農夫勸畊濃陰漸暖繁英碎壓醉  
 茶蘼叫鷓鴣荷錢敷麥秀匝聽殘陌上之鶯睡熟沙塘之  
 鴨輕箬搖涼織衣脫夾鳥窺影于匳波魚唼香于鏡匣時  
 乘暇而行游疑遠泛乎苕霅直甲切俄而秋風戒塗清霜肅  
 路白雁唳空丹楓凋樹葉敗聲乾星芒耀素漸至微霰飄

颺密雪彌布渠沈沈而斷流山黯黯而蒙絮風淒淒而不  
 歸雲漠漠而如戍燈青浣女之祠木落將軍之墓然而罟  
 師命漁場功登稼古暮切負冰上簪衝凍涉圃臘酒芽薑樂  
 此室處況乎蝦籠凝寒鯨塘積霧湧明河之匹練結野渡  
 之雙乳客長蕩而難歸怨離羣而日暮莫不理櫂鳴舷抽  
 毫作賦因以解悲愁之辭嗒焉寫銷魂之句蓋間任公放  
 達實傳釣臺樊川風流水榭乃開買田紀乎蘇子斷腸憶  
 平方回以至張祐吟龍之什盧同焙茶之歌追英風于射  
 虎思幻術于籠鷺吾家世于茲溪懷此樂其如何迺昔先  
 人之做廬掃三徑之舊陌松菊無恙薜蘿就闕牕中見山



曠隙挂席林花媚紅溪影漱碧擅四時之富貴伊千駟其  
 勿易水亭開漁艇摘羅尊疊罷琴奕謝俗狀指吟客鬪茶  
 茗永朝夕系日罨畫之溪長溪湄兮水木隱暎無秋春川  
 切兮風煙一壑懷牧之兮南山悠然日夕佳堅奚切兮樵夫  
 行歌偕漁師兮倚而和之其聲遲兮滄浪濯纓維所宜兮  
 未若茲溪澄須麋通作兮

此詩見於...  
 命賦...  
 雲...  
 溪...  
 山...  
 風...  
 水...  
 木...  
 隱...  
 暎...  
 無...  
 秋...  
 春...  
 堅...  
 奚...  
 切...  
 兮...  
 樵...  
 夫...  
 行...  
 歌...  
 偕...  
 漁...  
 師...  
 兮...  
 倚...  
 而...  
 和...  
 之...  
 其...  
 聲...  
 遲...  
 兮...  
 滄...  
 浪...  
 濯...  
 纓...  
 維...  
 所...  
 宜...  
 兮...  
 未...  
 若...  
 茲...  
 溪...  
 澄...  
 須...  
 麋...  
 通...  
 作...  
 兮...



